

文 學 叢 刊

天 陽 豔

曹 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天 陽 豔

禹 曹





857.6

844.3-



豔陽天
電影劇本

1350676

國家圖書館



002855293



人物表

- 陰兆時律師……即『陰魂不散』
- 陰董修……他的姪女，新聞記者。
- 陰太太……陰兆時的妻。
- 魏卓平……惠仁孤兒院院長。
- 馬弼卿……即『馬屁精』
- 周秉望……醫生，陰董修的朋友。
- 金煥吾……富商。
- 楊大……金煥吾的親信。
- 姚『三錯』……陰家樓上的婦人。

『員外』……………姚三錯的丈夫。

翹·翹……………孤兒，女五歲。

小牛牛……………孤兒，男五歲。

小眼睛……………孤兒，女六歲。

老熊……………三輪車夫。

胡駝子……………金煥吾的保鏢。

保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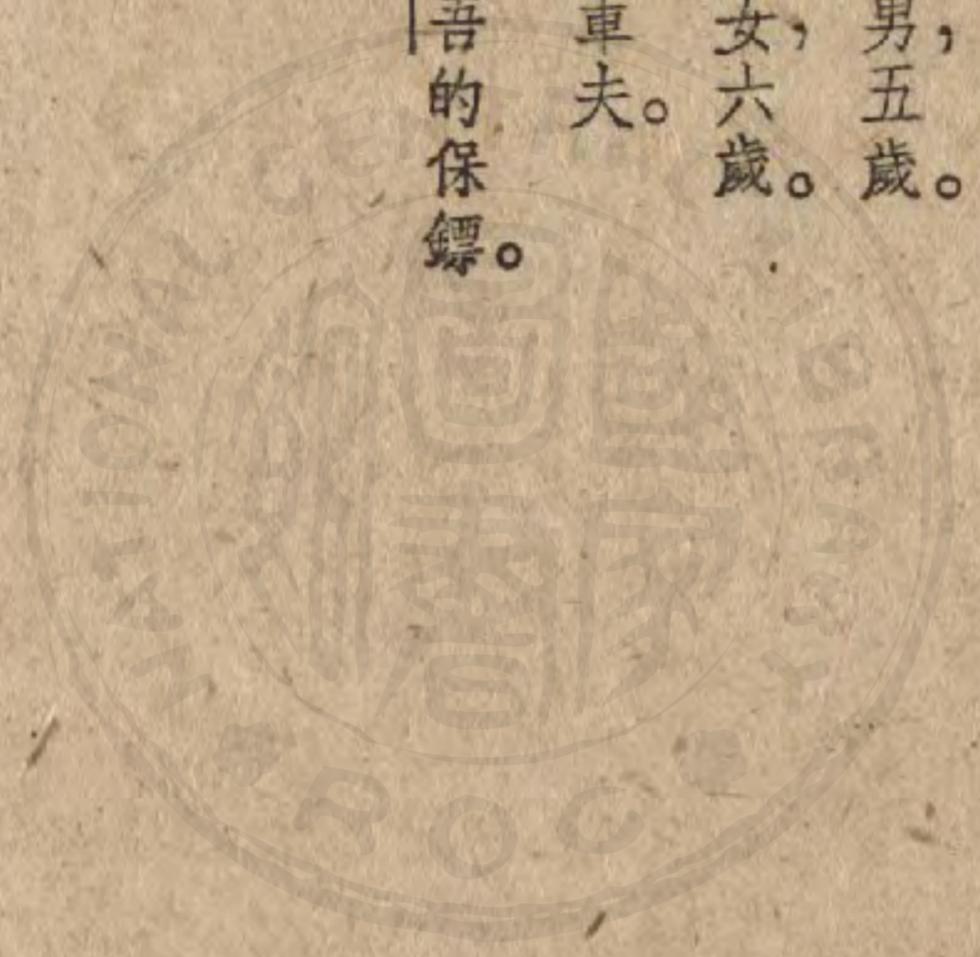
楊大的同夥們。

三輪車夫們。

孤兒們。

殯儀館的人們。

送紙錢孝衣的人們。



第一本

「律師就管到我頭上來啦！」

秋天的深夜，某大城住宅區一條寂靜的馬路，路旁木葉未脫，交織着黑黝黝的樹影，稀疏街燈的燈光冷漠地洒在路中，兩旁的樓房多半都隱翳在黑暗裏。這時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從昏濛濛的路口拐出一輛三輪車，車子空空的沒有乘客，也看不見踏車的人，在這冷落僻靜的路上像一個荒誕的魅影詭怪地向前移動。緩緩地在靠近一座鐵門前的街燈下，車子緊貼人行道停住，車夫老熊（一個憨厚老實而有血性的年青人）坐在腳踏板上，車座上放着兩小捆木柴。他勾着頭向車下探望了一下，站起身把圍在脖子上的舊毛衣扔在車上，蹲着收拾脫落了的車鏈。

他很快地就把鏈條搭好，剛要站起來，忽然一隻粗大的手掌拍在他的肩上，他驚恐地回頭，看見戴

着黑氈帽的胡駝子（富商金煥吾的保鏢）向他猙獰地盯視。

胡（伸出手幾乎碰着老熊的臉，奸笑）巧啦！

熊（想不到，望望道旁鐵門）駝子，你住這兒？

胡（沒搭理他）錢呢？

熊（從腰帶上打開一個舊皮包給他看，空空的。）

胡（抓住熊的肩）那一半你還不給！（伸手要摸傢伙。）

熊（也迅速從車上抽出一根木柴，氣勢汹汹瞪着他。）

一個蒼啞的聲音（低促地）駝子別吵！

胡（回頭望。）

〔樹葉遮住路燈，昏暗的鐵關門口巴着一張醜老頭的臉。〕

醜老頭（森嚴地）別吵！老爺還在這兒會客呢。

胡（轉過頭，對老熊）滾，明天早晨說，（使勁推了一把車子）推走！

熊（咬緊牙，放回柴棍，騎上車踏走。）

〔樹影下，胡駝子在鐵門前的人行道上來回巡行，他抬頭向上望，停住脚步。〕

〔鐵門裏的大樓也黑漆漆的，只有二樓角落上的一扇窗子由窗簾縫射出一道燈光。〕

〔二樓角上這間屋子，是富商金煥吾接見熟朋友和親信的小客廳，陳設相當考究，深色暗花牆壁，厚

重的絲絨窗簾低垂着，除了屋中間一套皮沙發，靠窗放的書桌，以及幾把椅子之外，都是些紅木紫檀傢具，雕花的半圓桌，條台矮桌等。近門旁一個大落地收音機，靠收音機的牆上掛着一個大時鐘。長沙發後面立着一個紅木鑲彩色壽山石樓台人物的屏風。地毯幾乎鋪滿了全屋，走起路來沒有一點聲音，壁爐架上放着幾件銅器，其它台子上也都放着一些古董和花瓶。牆上掛着的也是和屏風的花色一樣的紅木掛屏。屋子當中的電燈沒有捻開，只有站燈台燈和門邊的壁燈開着，放出不耀眼的光，因此上半截屋頂和角落都是暗暗的。

〔沙發前矮案上有香煙煙具和三杯盞碗茶。〕

〔金煥吾——一個富商，曾經在敵僞時期任過要職，勝利後就隱姓埋名做着大規模的國貨生意，手下還有一些當年的親信爪牙，那種惡的潛勢力多少還有一部份存在，不過改變了方式依然時常施展他們的餘威。他是一個非常利害的人物，中等身材，有點胖，厚厚的眼皮下垂着，形成一對三角眼，掩藏着冷峻的目光。穿長袍西裝褲，脚上尖頭皮鞋擦得光可鑑人。他坐在單人沙發裏，兩隻脚架在一隻棉凳上。〕

〔楊大——金煥吾的親信，根底粗野，不學無術，生性暴戾冷酷，配合着他的武斷和狠辣，顯出辦某些

事務既能幹又迅速，因此得到金煥吾的賞識與信任。瘦高個兒，長臉。墨黑的細眉毛，壓着一雙突出的金魚眼，看起來又黑又呆板，態度驕橫。穿長袍。他坐在暗處一張椅子上。

〔馬弼卿——外號「馬屁精」三十二三歲一個窮書生出身，爲人苛薄狹小，沒有品格，貧困潦倒更驅使他走上無聊卑下的道路。善拍捧，各處攢混，最近由楊大介紹給金煥吾辦事。天生一付俏薄瘦小的外形，黃黃的眼珠時常是飄浮不定的。他穿着一件有些敗色的綢夾袍，孤另另地正襟危坐在那張大皮沙發當中，顯得渺小萎縮。

〔收音機正放着蘇州彈詞，聲音很低。

金
〔金煥吾簡稱，從沙發上坐直，清了清嗓子，兩腳從棉凳放到地上，移一移姿勢，像要說話的樣子。〕

馬
〔馬弼卿簡稱，注視着金，欠起身來，又望望楊大。〕

楊
〔楊大簡稱，端坐不動，繃着臉向前直望着。〕

馬
〔又坐正。〕

金（望望收音機，有點不耐煩。）關上。

馬（立刻要站起過去關。）

楊（同時，慢騰騰地走過去關上。）

馬（見楊去關，自己又坐下，望望金。）

〔鐘聲滴達，馬和楊大沉確地望着金煥吾。〕

〔電話鈴響。〕

〔隨着電話鈴聲，我們看見一間鉛皮頂破敝的貨棚裏，層層疊疊堆滿了一捆一捆的紗包和木貨箱，棚頂木架上懸着兩盞鐵罩電燈，只開着一盞。燈光昏黃，在貨與貨之間空隙的牆壁上按着一架老式的電話，電話下靠牆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張貨單和一支鉛筆。〕

〔棚中站着兩個衣著考究，商人模樣，帶點流氓氣的男人，一個穿着式樣時髦筆挺的西裝，一個穿中裝，皮鞋。〕

〔穿中裝的男人正站在小桌前，兩手支在桌沿上看着貨單。穿西裝的男人在打電話。中裝男人看看貨單，又望着西裝男人打電話。〕

西裝男人（恭謹地）是金先生嗎？是，貨都弄妥了，這個地方恐怕是不能久攔，最好早——哦——哦——就等您找着放貨的地方——

〔小客廳裏。〕

金（站在寫字檯邊接電話）是啊，正在講，就在這幾天，嗯，（掛上電話坐回沙發上向楊）楊大！那孤兒院確實地點好？

楊（站在收音機前）不惹眼，四週圍都是些小家小戶的。

馬（熱衷地）並且靠碼頭又近。

金（很快地瞥了馬一眼，又對楊）那麼我們無論如何把這孤兒院買下來，（低沉地）用甚麼方法都成。

楊 是。(決斷地)能在三天以內最好。

馬 (讒媚)是那院長倒是好說話。

楊 (冷酷地)他不好說話也得成。

馬 是啊!不好說話也得成。(懇懃地)您放心,這事好辦,(又看看楊)就是那個姓陰的搗蛋,專門多管閑事。

金 (抬身拿烟)哪個姓陰的?

馬 (連忙過來從身上摸出洋火。)

金 (已經拿過几上的自來火點着了烟。)

馬 他是個律師。

金 (不經意地擦亮了自來火,又弄熄丟在几上)律師就管到我頭上來啦。

馬 (陪笑)就是啊!

(鐘敲一下)

馬楊（同時回頭望鐘。）

金（打一個呵欠。）

楊（望馬一眼，馬回望一下）金先生，我們走了吧？

金（點點頭）好，你們走吧。

〔馬拿起身邊沙發上的帽子，搶在楊前，向金鞠躬。〕

〔金微微欠身，他們轉身走了兩步，馬不覺回頭又向金深深鞠躬，金點點頭，他回身向門走。〕

金（欠起身來）啊！馬先生，還沒請教你台甫。

馬（趕過來）馬，馬弼卿，（又灣腰）金先生您多栽培。（向後退，楊立門前開門，

二人望金。）

金（縐眉沉思。）

〔馬退，楊隨在後面輕輕把門關上。〕

〔他們退出客廳門外，馬弼卿滿臉感激知遇的表情，楊大冷冷地望着他，擺首示意下樓。〕

馬（對楊低聲讚嘆）真是個人物啊！

楊（低聲輕蔑地）走吧。

馬（還沉浸在方才的情景裏。走了兩步忽然回身）噯呀。

楊（低聲）甚麼？

馬（急急）帽子，我的帽子。

楊（從馬手上搶過帽子給他蓋在頭上。）

馬（赧然）謝謝，謝謝。

楊（睨視，由身上掏出皮包，取出一張本票，遞給馬）噫，這是金先生給你的。

馬（喜出望外，猶疑着接下來）啊！我的祖宗爹！兩千——

楊（倨傲地）萬！

馬（將本票珍重地收在懷裏。）

〔馬楊二人下樓走到院中，院中黑幽幽的只有鐵門外的路燈隔着樹葉投進一點光影。〕

楊（低沉地）馬屁精，明天到孤兒院談房子，別又叫『陰魂不散』給壞了事。

馬（得意忘形）『陰魂不散？』哼，瞧我的。

〔醜老頭鏘朗一聲拉開鐵門上的小門，馬先遶巡走出，楊大隨後。〕



第二本

『跟咱們這位青年學學。』

我們逐漸望見一幅一幅的遠景——

清晨，秋高氣爽，晴空如洗，耀目的陽光照在一片犬齒交錯的街道上。櫛次鱗比的矮屋頂，像海灘上的貝殼散亂地排列着。

又是一條卑陋的街巷，老舊的屋子，紛亂破爛，旁邊散佈着歪歪倒倒的棚戶居處。

一家棚戶的門前，三個三輪車夫圍着胡駝子，諦聽他說話。胡駝子提着一塊豬肉和一隻裝滿鈔票的線網。他們面上顯出焦灼而緊張，身後放着三輛空三輪車，老熊坐在三輪車座上，盯視胡駝子，身邊站着一個抱着孩子的婦人。

胡（猙惡地瞥了老熊一眼，轉向其他的三輪車夫）你們的牌照都有了，老子不是白替你們跑路的，別人的牌照錢都早給了，（指指）現在就剩下你們這四個不漂亮。

三輪車夫甲（鬢角斑白，望望身邊的車夫，溫和地）不，不是不給，我們實在是：

胡（逼近伸手）拿錢吧。

三輪車夫甲（又望了他們一眼，躊躇一下，掏出一束鈔票，笑着說）少交一點成不成。

胡（沒有理他，一手搶過來鈔票，轉向三輪車夫乙）你呢？（匆匆一數，把鈔票放在線袋內。）

三輪車夫乙（從身後取來一搭鈔票，遞給他，惡聲惡氣）點點數。

胡（點着數，同時對三輪車夫丙追討）嗯？

三輪車夫丙（由三輪車椅墊下摸出一疊鈔票）看清楚，三十萬。

〔胡駝子接下錢，放入線網，走向老熊。老熊端坐不動，等待他走來，抱着孩子的婦人不安地緊緊靠近

老熊。

胡（對熊）怎麼樣？

熊（倏地立起）怎麼樣？

胡（挺起胸）你說怎麼樣吧？

〔熊正要和他爭論，那婦人連忙插在他們中間。〕

婦人（把錢塞在胡的手裏）胡大爺，您老人家走吧？

熊（稜了婦人一眼，憤憤不語）

胡（把錢一數，放在線袋內）媽的，盡是些爛票子。（回頭，一條野狗伸出舌頭，貪婪地望着他手上的豬肉）你也想吃老子的肉。（一脚踢開野狗，那狗嗥的一聲跑走。他回首凝望着老熊，他們笑說）下次有買賣，再來找我。

〔胡洋洋自得地走開，他們圍攔來，望着胡的背影，臉上罩滿了疑慮。〕

三輪車夫甲（喟嘆）錢算給清了。

三輪車夫乙（詈罵）戳娘的。

三輪車夫丙 得了，拉生意去吧。

〔乙丙二人騎上車憤憤然踏走。〕

熊（不理他們，對甲）我看不大對。咱們找位先生家問問，別再上他的當，走，張大伯。

三輪車夫甲 找誰呀？

熊（指着）不遠，就前面，陰律師家！

〔他們的視線越過一片矮屋頂遠遠望見一根豎着的旗杆，杆上國旗在微風裏飄揚。〕

〔漸近，仰望飄揚的國旗觀着清晨晴朗的天空和一片白雲，我們聽見一羣兒童嘻笑奔跑的喧嚷聲。鏡頭下移，旗杆柱石的週圍是一片操場，孩子們正在高興地遊戲。〕

〔大門邊有一個「惠仁孤兒院」的木牌，進門是一條石板路，向左一拐便是操場，操場後是一所簡單而整潔的二層樓房，一個工友搖着鈴走出，又由台階下來，轉進側面小道，向屋後走去。〕

〔翹翹——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孩，頭頂翹着兩條小辮，她正對着稀疏的竹籬孔眼向隔壁的庭院好奇地窺視。〕

〔竹籬只有半人高，那面是一家小小的庭院，院中有兩三棵洋槐樹，栽着一點疎落的花草，穿過竹籬還可以望見那屋子的半個走廊。

〔從庭院這邊望見翹翹的小圓臉巴在竹籬上，烏黑的眼珠一溜一溜地閃爍着欣喜和玩皮，她要忍而又忍不住地迸出斷續吃吃的低笑，臉上是高興又怕被人看見的神氣。

〔由她的視線望過去，我們看見：

〔律師陰兆時——一個四十歲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外表似瘦弱實際很結實，一付和善而有點幽默的臉。他輕財仗義，專好爲人打報不平，對窮苦無告的人們盡力加以援助，對不合理的事盡可能地加以阻擊，因此多少人感激他，也有更多的人厭惡他恨他。這些人總是稱他爲「陰魂不散」的。他樂天，達觀，也有一點玩世不恭，落拓不羈。他做律師的收入很少，甚至於有時不夠溫飽，因爲大部份都是在盡義務，所以多年來一直是窮困，日常生活是非常儉樸的。

〔他不修邊幅，不注意整潔，對一切瑣事都漫不經心，最喜歡孩子和朋友。現在他穿着舊法蘭絨西裝褲，厚布短夾襖，蹲立在院中練太極拳。

〔他慢悠悠地運着氣，兩支手臂劃着舒展的圓圈，垂着眼皮，眼歸心，心歸太極，玩味着清晨的氣息。〕

〔陽光照着他的臉，煞有介事地，把垂着的眼皮漸漸閉起，專心地打着拳。〕

〔竹籬那邊傳來了一陣悅耳的鐘聲。〕

〔他睜開眼，眼中閃着樂天的神彩，習慣地停止了動做，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用黑絲線捻成繩子繫着的舊懷錶，斜着眼向上諦聽悠揚的鐘聲。〕

〔孤兒院操場裏，鐘架上的小鐘在搖擺着。〕

〔他慢條斯理地打開錶蓋，對準時間放回口袋。又緩緩地伸出雙臂，左右轉動，輕鬆得近於舞蹈起來。〕

〔近耳處，聽見一串孩子的咯咯的笑聲，他依然繼續他的動作。〕

〔笑聲更响亮了，他眼珠一轉，由眼角望出去，不自覺地停留在一種天女散花的姿態。〕

〔從竹籬隙孔裏望見翹翹，分開兩條小腿，握着兩個小拳頭向前伸着，也在一本正經地學打太極拳。〕

她後面一羣孤兒們正向課室奔跑。

〔陰兆時不動聲色地瞭了她一眼，還是沉心靜氣，很「優美」地打他那「陰」式的太極拳。一個金

雞獨立，再放下腳緩緩地蹲下去，兩手向天一舉，眼隨手掌，雙手落地，一個鴨子撲水，又慢騰騰地站起來，結束了他的太極。他轉過身，一支手慢慢伸入口袋裏掏出一個月餅，眨着眼，故意做出一付捉弄人的神氣，慢騰騰地向前探，像老鷹預備撲食。

〔翹翹望見他的模樣，忘記了學太極拳，只張着一雙小手臂，又驚又笑地向後退。〕

〔我們聽見小狗吠叫。〕

〔翹翹張大了小嘴，斷斷續續地咯兒咯兒地笑，她彎腰拾起小石頭做出要打的樣子。〕

〔小狗忽然咆哮起來。〕

〔翹翹嚇得幾乎要扔下石頭，但還是笑着。〕

〔近竹籬，陰伏在地上猶猶然裝着小狗蹣跚，忽然狂吠一聲，他撲上去。〕

〔翹翹大叫，扔下石頭就跑。〕

陰

〔陰兆時簡稱，立刻站直，搖着月餅笑嚷〕翹翹月餅，吃月餅。（見翹翹已經跑了，就把月餅向嘴裏放。）

一個少女的聲音（笑責地）叔叔。

陰（回頭，把月餅從嘴邊放下。）

〔陰董修——陰兆時的姪女，做新聞記者還不久，今年剛滿廿歲，簡單，純真，聰穎，自負，想到甚麼就做甚麼，從來不知後悔，四五歲時父母相繼故去，就跟了叔叔孀孀，他們愛她像自己女兒，珍視她，嬌縱她，把她當男孩子教養。從來沒受過委曲，受不得委曲，甚至看見別人受委曲她都不好過。天性淳厚，和藹親人，豪爽處頗像她叔叔。她健康活潑，生得不頂漂亮，但是一雙黑而伶俐的大眼含蘊着天真，勇敢，任性和逗人喜愛的稚氣。——輕盈地跑下台階。〕

董（陰董修簡稱，笑嘻嘻地伸手）月餅給我！

陰（順從地笑嘻嘻把月餅遞給她。）

董（接下，靠着竹籬向那邊叫）翹翹！翹翹！

〔翹翹羞澀地咬着指頭，腳踏一下，蹣跚着走近竹籬。〕

董（伏在竹籬上，遞出月餅）拿着，翹翹！

〔翹翹慾望着，不好意思接。〕

董（探身，把翹翹放在嘴上的手指輕輕移下來，月餅塞在她小手掌裏）乖孩子，快上班去，待會我從報館回來帶糖糖給你吃。

翹（忘記了不好意思舉起月餅）陰姑姑，分不分給小眼睛跟小牛牛他們吃呀？

董（粲然）對，乖翹翹！

陰（霎霎眼，又從口袋裏掏出一塊月餅。）

董（沒料到）叔叔！

陰（有點忸怩地傻笑笑，探身把月餅放在翹翹另一隻手上，指點着）這塊你一個人吃，這塊給小眼睛跟小牛牛分。（拍拍她的小屁股）走嘍。

〔翹翹高興地跑了。〕

一個老人的聲音（慈藹地）慢點跑，捧着！

〔陰，董，抬頭望。〕

翹（止步）院長。（兩隻小手舉着月餅，匆匆點頭式的鞠了一躬，依然跑着進了課室。）

〔魏卓平——五十多歲，惠仁孤兒院院長，飽經風霜的老人，瘦小，面貌生得慈祥清俊，但較實際年齡還顯得蒼老。透過遠視鏡，一雙昏翳的老眼看來微感淒蒼悵惘而又很溫柔。是一個古道心腸的好好先生，沒有足夠的堅強，遇事主張委曲求全。經歷了人生的千山萬水使他對一切更萎縮冷漠。他和陰兆時各方面都顯然絕對地不同，但他們都是多少年來最知己的好朋友。他穿着半舊而整潔的中山裝，站在課室外走廊上，手着一個葫蘆瓢，笑瞇瞇地望着翹。〕

魏（魏卓平簡稱）——點點頭，愛憐地）慢點，翹翹。（自語）這孩子，（回頭對陰和董開玩笑地）你們爺兒倆真會慣我的孩子們。

〔隔着竹籬，陰、董二人站在那裏。〕

董（親熱地）魏伯伯，他們真好玩！

魏（笑嘻嘻）那我都送給你好不？我正愁着沒辦法呢。

陰（扶着竹籬）別愁啦！世上沒有走不通的路。你花澆完啦？

魏 哎！（放下瓢）澆完啦！（搓搓手掌）你拳打過啦？（從瓢裏捧出水洗洗手。）

陰 打過嘍！（摸摸肚子）過來陪我喝碗稀飯吧！

魏（撩起衣下襟，擦擦手）今天早晨不來嘍！

陰 那就晚上見。

魏 晚上見。

陰（手不在意地伸近口袋）咦！又一塊。

董（瞪着月餅）您……

陰（掰了一半給她，自己留半塊，向嘴裏放。）

董（莫奈他何）哎呀！您還沒有漱口呢。

陰 吃了再漱，保存元氣。（月餅一下進了嘴。）

董（笑）叔叔！

陰（吃着月餅）幹嘛？

董（忽然想起，順勢）叔叔，又有一件事我……

陰（早已猜到）你又給我惹上事啦！是吧？（故作嚴重）今天早上你嬸嬸可還在嘮叨你好管閑事來着！

董（伶俐地）這次可不是我，人家都知道您好——（眼珠一轉）好打抱不平。

陰（翻翻眼）誰說的？我沒那麼大氣性。

董這一帶三輪車夫，昨天報館派我去訪問過他們。（有點畏怯，又似乎是慣例）叔叔，我可又叫他們來了啊！

陰（有點沒料到）你這孩子！（虛張聲勢）你嬸嬸要是知道嘍——（忽然）你嬸兒呢？

董嬸嬸買菜去啦！大概還沒回來吧。（不覺朝屋後望望。）

陰（敏捷地）走！快到後門去攔住他們，別又叫你嬸兒看見他們進來。（抬頭。）

〔陰太太——陰兆時的妻子，三十多歲有一點平庸的胖胖的婦人，胆子小，沒有主意，但是她有一付好心腸好脾氣和爽直的性格，勤儉吃苦，終年爲這個簡單的家忙碌着，這時她正站在窗前。〕

太
（陰太太簡稱，笑着）你們還不進來吃稀飯？

〔陰迅速地做了一個鬼臉，叔姪二人都沒料到，互遞一下眼色，笑着進屋。〕

〔陰家書房與臥室連着的一大間，裏頭毗連臥室的是陰兆時的書房，走廊頭的落地玻璃門關斷了，掛上簾子，前面放着書桌，桌前一把轉椅，桌上擠滿了書報雜誌筆墨硯。沿牆放着書架書櫃，窗洞上端架起隔板擺着書籍雜物和一疊疊用繩子札好的舊報紙，書架前有小方桌，靠背椅，日本式藍礪炭盆裏插着一些紙卷，畫軸和油紙雨傘。壁爐架上擺着陰兆時平時搜集的各種瓶兒罐兒小泥人等。牆角有一米缸和兩個泡菜罈，滿屋擁擠却收拾得很整齊。外頭算是客廳和吃飯的地方，擺着舊的長沙發，圓桌，帆布躺椅，矮桌等，前面兩個落地玻璃門通走廊，旁一門通過道，後面一門通廚房。〕

陰
（一跨進門）太太，今天早上好啊！

董（跟着乖覺地）嬸嬸，您今天起來得真早呀！

太 你們爺兒倆今天哪兒來這麼多禮貌？

陰（預備漱口）你菜買回來啦？

太 買回來了。（莫奈何地）一進廚房，你的主顧們都來啦！

董（色喜，天真地）那一定是老熊叔叔！那個三輪車夫，我昨天訪問過他。

陰（意含申斥）董修！（對太太體貼地）太太，我去叫他們走！

董（熱心忽略了一切）請他們到書房來。

太 我的小姐，你叫我收拾收拾這屋子吧，你們這叔姪倆個呀……

〔陰微笑着走向廚房。〕

〔廚房裏老熊和三輪車夫甲站在通後院門口，三輪車夫甲靠門框站着，老熊背朝裏，臉對院子。〕

〔一位穿破舊衣服六十多歲的老婦人，低着頭，坐在灶邊小板凳上。〕

〔一個穿粗藍布對襟短衣褲，滿頭滿身鋸末灰，跛了一隻腳，十一二歲模樣的小學徒，站在門後近牆角處。〕

〔四個人都沉默地等待着。〕

〔小學徒嘆了一口氣，側身低首，頭倚在牆壁上。〕

〔陰兆時進來站在門口石階上。〕

陰（口氣中有請他們走的意思）對不起你們諸位。——

熊（返身）

三輪車夫甲（轉身注視陰）

老婦人（抬起頭用手掌擦抹一下模糊的老眼）

小學徒（站直，又退到牆角）

熊（上前）陰律師。

老婦人（老態龍鍾地站起來）救苦救難的陰律師。

小學徒（委曲地哭起來。）

陰（再也鼓不起勇氣請他們走路）你，你們說吧。

〔書房裏面董修和陰太太在收拾屋子。〕

董（匆匆擦一下桌子，丟下抹布就要向廚房走）我去看看去。

太（彎腰把灰掃在簸箕裏，站直）董修！

董（站住望着陰太太。）

太不是我好嘮叨，做好事我哪有不願意的，你叔叔好幫人忙，我看着也高興，（向廚房走）就是現在這個年月，好人真做不起了。

董（一面聽着一面從陰太太手中拿過簸箕。）

〔二人走到書房門前，陰太太推開門。〕

太董（驚訝）咦？

〔廚房裏空空地不見人影，後門開着，灶上的水壺滾開了，壺蓋被熱氣頂着一掀一掀的。〕

〔馬路旁一家小木匠舖門前圍着十幾個人看熱鬧。〕

〔陰向木匠舖掌櫃的呵責。掌櫃的是個大身量，平頭，一對小眼睛，大酒糟鼻子。小學徒胆怯地擠在老熊和三輪車夫甲中間。老婦人也站在一旁同情地望着小學徒。〕

陰（指着掌櫃的鼻子）你知道不知道？現在學徒不是能隨便打的，你以後再要拿皮鞭子抽他，一兩天不給他飯吃。

掌櫃（小氈帽拿在手上，惶恐地抵賴）陰，陰先生，我，我實在沒有，我實在是……

陰（狠狠地）我就不饒你！（回頭對小學徒）以後他再對你怎麼樣，盡管找我。

（對掌櫃）你也聽着。（掌櫃眨着小眼睛望着他向後一閃。他返身對老熊）走，咱們（排開圍觀的衆人）

〔衆人笑。〕

〔一家破爛的木頭房子，門前用舊木料拼湊着搭出一節屋簷。屋簷底下堆着一個單薄的行李捲，小破箱子，竹架床，小板凳，四週亂七八糟地扔了一地的缺口粗碗，竹筷子，香烟筒，洋鐵罐等等零碎東西。老婦人蹲在地上一邊擦淚一邊檢着，向一隻破籃子裏放。老熊和三輪車夫甲背影站在屋簷前，屋門半掩着。〕

〔陰兆時一下子推開半掩的門，拉着二房東出來。二房東瘦小個子，穿着長衫，是個小生意人。〕

二房東（甩開陰，一臉乖張的怪樣）不成，不成，說甚麼也不成！（手一叉腰，厭惡地望着老婦人。）

〔老婦人停住，畏懼地望望他。〕

陰（抑壓着）你看看這老太太孤苦零仃多可憐。

二房東（刻薄地）可憐的人多啦。

陰（發怒）你放明白，按照現在的法律，不經過法院你就這樣趕房客是犯法的。
（指揮老熊，堅決地）搬進去！

〔老熊和三輪車夫甲搬起東西。〕

二房東（攔門一站）兩個月房錢。

老婦人（站起）陰律師！

陰（摸口袋，掏出錢）拿去；（一伸手扔給二房東。）

〔二房東急急忙忙貪婪地數錢。〕

〔三輪車夫甲搬東西進屋。〕

陰（對老婦人）他以後要再這樣趕你，找我來。

老婦人（感激涕零）您積德，真謝謝，真謝謝！

陰（摸出錢看）喲！（對老熊）你們的事明天我再替你們辦。

〔陰家廚房裏董修和陰太太站在桌前摘豆芽。〕

太太（嘆口氣）他的脾氣是改不了的，嘴上說不管閒事，你看他那次肯

不管過。

董（微笑）像叔叔這樣的人才難得呢。

太（也笑着）是難得呀，所以叫我碰上啦。

〔陰悄悄地跨進門來，看見太太背向着他，就墊起腳想溜進書房。〕

董（管不住小聲）叔叔！

太（回過頭笑着）咦！回來啦。

陰（故作閒適地向書房走）嗯！出去溜達溜達，吸吸新鮮空氣。（一溜進了書房。）

〔孤兒院。〕

〔楊大和馬屁精在孤兒院屋前四面張望。〕

馬（步上走廊，得意地指點）你看，這是不是擺貨的好地方？

楊（冷冷地點點頭）不錯。

校役（從屋中走出）院長不在家。

楊（稜他一眼）不在家我們等他回來。

〔陰家書房裏。〕

〔陰太太把茶壺放在桌上同時遞給陰一把熱手巾。〕

陰（擦着臉）嗯！

〔陰太太看看他們，走開。〕

魏（考慮）你說怎麼辦。

陰（熱手巾擦在後面脖子上感覺舒服地）嗯？啊！

魏 我是賣呢？還是不賣呢？

陰（把毛巾放在桌上）隨便你。（順手在小方桌上拿起一把剪子剪着指甲。）

董（站在窗前望着孤兒院）奇怪，馬屁精也跟着那個姓楊的來了。

魏 (不安) 所以我覺得奇怪呀! 老弟這件事應該仔細地斟酌斟酌。楊大這幫人要真是看中了我這所房子, 存心一定要買, 而我呢, 又必須顧慮到, 顧慮到——

陰 這些沒父沒母的孩子們。

魏 (連連應聲) 是啊! 是啊! 賣了呢, 這些孤兒送到哪裏去, 不賣給他們呢……

(憂慮地) 你說這些人會不會跟我倒麻煩, 惹出什麼別的事情來同時, 現在孤兒院的經費也實在是困難。

董 (爽快地) 魏伯伯, 孤兒院是您一個人辛辛苦苦創辦的,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經費, 賣不賣是您自己的主權, 由不得他們。(走過去添稀飯) 天下沒有逼人賣房子的道理。

陰 (丟下煎子) 對呀! 魏大哥, 聽聽, 跟咱們這位青年學學。

魏 (又連連答應) 是呀! 是呀! 可是不賣呢…… (滿懷猶疑) 我就怕得罪了他們。(赧然) 你知道, 我一生就怕得罪人。我怕上次你替我寫的那封回掉他們

的信已經得罪了他們。（縐着眉爲難地）這件事，我總覺得應該三思而行，
三思。

陰（微笑）老大哥，我跟你講，一思而不再思的是個草包，再思過了，還三思四思的，就是個廢物。（興高彩烈，灌下一口涼茶）來，老大哥，咱們吃早飯吧。肚子餓
嘍！（走到飯桌前。）

〔董修爲他添一碗稀飯。〕

陰（眇視碟中幾粒黃豆，和眼前那碗清湯淡水的稀飯，由不得自己奚落起來）
這個飯是個『心理學』，吃了牠不飽，不吃又餓的慌。（端起稀飯，對魏）來碗
吧？

魏（坐下，搖搖頭。）

董（又端了一碗稀飯，放在魏的面前。）

陰（在碗內挑了挑，放下筷子。）

董 怎麼？

陰 (搖搖頭) 這個稀飯得罪了我，我吃牠不下，(一摸口袋，掏出一把鐵蠶豆，順手一粒扔進了嘴。)

魏 (一肚皮心思) 你說楊大這個東西究竟是怎麼會事？

陰 我怎麼知道？(忽然把蠶豆遞出去) 來一顆鐵蠶豆吧！

魏 (苦笑) 我咬牠不動。(依然哭喪着臉，怯生生地) 那麼，對他們……對他們怎麼交涉呢？

董 (有些不耐) 哎呀，我的魏伯伯，您真是——

陰 (扔下蠶豆，立起，站在魏的面前，也有點不耐煩) 你要賣，老大哥，你就見他們，自己去。不賣，我替你請他們走路。

魏 (沉思半響，點點頭) 嗯，不賣。

董 (興奮地走過去推着陰) 叔叔去。

陰（欣然拍拍魏肩）這才對啦。（立刻轉身走出。）

魏（忽又立起）哎，（趕到門前見陰已去，回頭見董對他笑着，他只得也勉強地笑了笑。）

〔移時，在惠仁孤兒院院長辦公室裏。〕

〔陰兆時坐在辦公桌前，馬昆精和楊大坐在前面兩張椅子上。〕

馬說了這半天，怎麼樣，我的陰大哥？

陰（望着窗外孩子們玩，把穩地）還是那句話。（順手拿起鉛筆在桌上亂畫着。）

馬（從旁吹噓）價錢不算少？

楊（急欲促成其事）再高也可以商量。

馬（緊逼）說成就訂合同。

陰（繃繃眉，搖頭）還是哪句話。

馬 (隨口) 孤兒院以後的房子——

楊 (會意，百般將就地) 我們可以替你找。

陰 (依然低頭亂畫) 用不着，還是那句話。

楊 (極力忍耐，故做輕鬆地) 哎，你幫幫忙，這筆辦事費我不會少的。

陰 (勃然，拍桌) 甚麼？(一頓，又不在意地) 還是那句話。

馬 (料到，沒奈何盯着他) 還是不賣？

陰 嗯。

楊 (改容) 你說不賣不賣你憑的什麼？

陰 (平和而肯定地) 孤兒院法律顧問。

楊 (暴躁) 那麼我找院長。

陰 院長不在家。

楊 我找管事的。

陰 沒有。

楊 (氣極，不屑地) 這件事我沒那麼大工夫跟你談。(對馬) 走！我們找院長。

陰 沒用，我全權代表。

楊 (不理他，拉馬) 走！

陰 (突然站起攔他) 慢着，楊先生。

楊 (以為有望，也猛然停住) 啊！

馬 (也覺得有苗頭了，望着陰譏笑) 嘿……

陰 我們的孩子們正愁沒飯吃。楊大爺，你是有錢人，我很想…… (揮揮他身上的

灰塵，從呢大衣上拈了一根細毛毛) 拔你一毛，救救我們這些沒父沒母的孩

子們，哎，何如呢？(把筆遞在他面前) 您捐多少？

楊 (料不到，暴發) 我捐，我捐個屁！

陰 (把筆一丟，嚴正地) 那麼就請你以後少來，別再打我們這些窮孩子們的主

意，請。

〔陰推他們出門。〕

〔楊想反身進門毆辱陰。〕

馬
〔勸阻〕得了，得了！

楊
媽的，他是甚麼東西，大爺這輩子沒受過這種氣。

〔陰望見自己書房窗前站着董修和魏院長，歡快地揮揮手。〕

〔董修在那邊壓着嗓子問：「怎麼樣叔叔？」〕

陰
〔做一個太極拳的姿勢，得意地〕推出去了。

〔楊又推開門進來，馬搶站在她前面勸阻，有些尷尬。〕

楊
〔指着〕陰魂不散，你小心，別當你楊大爺好惹的，咱們早晚見！

陰
〔淡漠〕寒舍就在隔壁，隨時恭候。（從容地）鄙人要回府了，（靈機一動，一

（腳跨上窗櫺）再見。

楊（氣極語塞，切齒地瞪着他。）

馬（扳楊轉身，勸解）楊大爺，楊大爺，（擠弄一下眼色）忍着，忍着。

〔楊被推出門。〕

馬（匆匆走近陰，低頭）陰大哥，對不起。（小聲鄙夷地）這個人沒讀過書，粗人，大人不見小人怪。（一面遑遑回頭向門口望）今天晚上在你樓上員外家，小弟陪你搓搓麻將消消氣。（匆遽地一比）十六圈。

陰（十分開懷）二十四圈。

馬（脅肩讒笑）好，三十二圈。（迫不及待竄出門去）

陰（調侃）那麼來吧，你個馬屁精。

〔他一脚邁出去，不留神踩個空，從窗台上摔下來，幾隻空花盆也落下摔碎。〕

董（立在窗前笑）叔叔！

魏

（邁到窗前，驚笑）兆時！

〔陰家樓上窗外。〕

〔員外——陰家樓上的男主人，四十多歲，家中有點產業，自己過去也做過一陣子生意，規規矩矩地弄了點錢，現在就像老太爺一般養老了，一個無才無能的好人，胆小，怕老婆，「員外」這個外號已經成爲他正式的名稱。小個子，禿頂，平時總是笑瞇瞇地一臉和氣。這時他正從樓窗上探出頭來。〕

員

（員外簡稱，慢騰騰地從窗子探出他那光亮的禿頭，大嚷）陰三爺！

陰

（爬起來，好興致地也大聲嚷）哎，員外！

〔姚三錯——員外的太太，三十多歲，一個頭腦簡單胸無點墨的婦人，心直口快，粗俗而俏皮，生得不

算難看，因此特別喜歡修飾，對丈夫管得嚴，罵得兇，但夫妻二人却是很恩愛的。〕

錯

（姚三錯簡稱——先聞聲後見人，撲到員外半個背上，擠開他，探出頭來大驚

小怪地）怎麼啦！

陰

（摸着屁股）三錯，今天晚上你陰三爺可要贏你的金條啦。

錯
（心花怒放，嫣然一笑。）



第三本

「人們不去爭是非，是非就沒有了。」

一家老舊而講究的酒館——下午一時左右，馬昆精和楊大對坐在一張靠角落的桌邊。酒館內稀稀落落只有一兩桌酒客。

楊（杯酒下肚，兜地把酒杯向桌上重重一擲，拍桌子）吹吹，你他媽的就會吹，房

子呢？（摸起一個醃鴨蛋）我恨不得一下子——（一把捏碎，洩憤地）把你捏成個稀扒爛，給你『走個樣』（眉眼悍橫，站起來）姓馬的！

馬（汗流夾背，小心翼翼地跟着站起來）楊大爺別急，別急，有辦法，那院長——

楊 那院長怎麼樣？

馬（側過臉略略猶疑）

楊（厲聲）說呀。（坐下）

馬（心一橫，轉過來，慢慢坐下）嗯！我說我說——（楊稜着眼全神貫注的聽着）

〔移時，楊大臉上怒氣已經消逝，逐漸露出喜色，呷了一大口酒，放下酒杯。〕

楊（猶笑，興味無窮地）嗯！院長那個老傢伙從前還有這麼一段。（又拍一下桌

子，打了一個飽嗝，身子向後一仰，粗魯地）不錯，馬屁精，你有點苗頭。

馬（受寵得意，乖點地）我說完，您去辦。您替金先生買這個房子，您是買主，您做那黑臉的。

楊（翻臉）你做那白臉？——不成，你去把他叫來。

馬（難色）我——不大好吧？

楊（霍地站起）馬屁精，你現在還他媽的清高？

馬（不覺跟着站起）不，不，我去，我去。

楊去，我在金先生家裏等着你。

〔二小時後，在金煥吾的小客廳裏，魏院長孤另無依地坐在大沙發上，楊大坐在書桌邊椅上，馬屁精站在一旁。〕

楊（橫眉惡目，對魏）你還有甚麼話說？

魏（出神）我，我沒想到，我一輩子沒做錯過甚麼。

楊你還沒有做錯甚麼！你在敵僞時期做過事，當過保長，聽清楚，那你就是——

馬（低聲，笑眯眯地）漢奸！（從背後遞出證據。）

楊（舉起）證據都在這兒，（逼上前）要活着，要體面，就照我說的辦，不然魏院

長——

馬別氣，別氣，楊大哥，（對魏）天地良心，楊先生給您的買價真不少，並且孤兒院以後的房子——

楊（眼一稜）我保替你找到。

馬您看，這樣裏外見光，都好說話。您在敵僞時期那段事鬼也沒個知道，連老陰都不曉得，他就是想多事他也——

楊（啐了一口）呸！那個姓陰的，你少跟他來往。

馬（搖唇鼓舌，一旁助着聲勢）對，根本就別來往。（魏立起向前走兩步。）

楊（厲聲呵斥）聽見了沒有？

〔魏畏縮着，望了他們發楞。〕

馬（忤視）楊先生問你聽見沒有？

魏（驚懼不安，顫抖地）聽見了。

楊（驀然一句）好，限你三天。

魏（昏惑）三天？

楊你大後天搬家。

魏搬家？

馬（揚聲）搬家。

〔魏院長又頹然坐下。〕

馬大大後天楊先生就接房子。

楊（從桌上拿起草約）那麼，現在簽字。

馬（取筆）一切其他的手續，楊先生以後給你辦好。

楊（敲着桌子，不耐）怎麼樣？

馬（把筆塞在魏的手裏，拍拍他的肩）哎！魏院長！

楊（陰沉沉地）喂？

魏（啞默）

楊（悲怒，低聲）你難道要我們真對你過不去？

馬（冷森森）院長不簽，那就算了。

楊（悻悻然）也好。（把魏手中的筆一抽奪過去）

魏（瞿然立起，痛苦地）我簽，我簽。

〔移時，在客廳門邊，馬替院長拿着呢帽。魏依然籠罩在痛苦的情境裏，餘悸未定，神情恍惚，躊躇不安

地立於門側，楊大打開門送他。

楊好了，請回去吧。跟我們你吃不了虧。（冷語逼人）記着，你要是翻了，沒有你的

日子過。

〔院長屏息窘蹙地走出門。〕

〔馬送院長到樓梯邊。〕

馬（假情假意）魏大哥，對不起，我也是沒有辦法，逼到這兒了。您可千萬別見我

的怪。（故做慨嘆）哎，我們讀書人——

魏（飲憤。低首不語。）

〔院長與馬走至樓梯拐彎處，金煥吾轉上樓梯，三人相遇。〕

馬（立刻恭謹地深深鞠躬，謙卑地）金先生！

金（冷冷望他一眼，低頭走過。）

魏（不期然抬頭，匆遽間望金一眼，容色愀然一震。）

〔當晚九時，在陰家樓上姚三錯房中，紗罩的電燈拉低。刺目的燈光下，陰兆時，馬昆精，員外和姚三錯，〕

四個人正在打麻將。桌角兩端各放一茶几，上放茶杯，香烟，和一點糖果瓜子。

錯（熟練地擺着自己的牌，抽了一張打出。）

員（顫抖着腿）吃。（停止顫腿，拿進牌，兩腿一張一合，改顫抖爲搖擺。）

陰（摸一張牌，要打下）馬屁精，給你一個吃。（啪一聲把牌打出。）

馬（口中啞的一聲）來得個好，陰大哥，總是你照應我。（打出一張）誰要。

員碰。（打出一張）

錯（嗑着瓜子，吐出瓜子皮拍手）碰！陰魂不散，你瞧還是我們家員外好。（高興，

不暇思索抽了一張打出。）

馬（一手搶過那張牌）你可來了，我的爹！（舉着牌在人眼前一晃）碰！（沾沾

自喜地攤下了牌。）

陰慢着，（慢吞吞地把馬面前那張牌取過來）我也碰。（把自己一付十幾翻的

大牌攤了下來。）

〔三人愕然〕

員（睜大了眼，看陰放下的牌）好傢伙！（慢騰騰放下香煙，一付一付數點着）

平平般般，斷斷缺缺，連副連副，獨聽嵌五，無字無花無百搭。（環視一笑。）

馬（掏出手帕擦汗，看了一眼陰的牌，對三錯）又打錯啦，三錯。人家三付筒子落了地，（探頭看三錯牌指點着。）你留這麼一付濫對子不拆，把個五筒打出去。全中國哪有你這樣打牌的。

錯（推開牌，嘩喇地把牌亂洗一陣）我要這樣打，你管。你管！

員算了，算了，這是陰三爺打的好，知道我們奶奶扣不住牌，算準了這張五筒要出來的。（喜孜孜地兩腿搖得更起勁。）

錯（笑啐）去你的！

陰（洗牌，一面望着他們。）

馬（甜嘴蜜舌）陰大哥，我就佩服你，說聰明有聰明，說學問有學問，甚麼都有個

研究，連打牌都打得神出鬼沒。

錯（指他，有意味地）馬屁精！

陰 少恭維幾句吧。

錯（給錢）給你，陰魂不散。

陰（滿腹牢騷）對了，陰魂不散，講文，文不能『等因奉此』；講武，武不能向右看齐。這輩子這點冤氣就化成了我這陰魂不散（把『莊子』遞給馬。）哼，陪你們打牌！

錯 贏糊塗啦，你連莊！（把『莊子』從馬手上奪回交給他。）

〔董修推門進。〕

董 叔叔，魏伯伯來了。

陰（不介意地）告訴他我在打牌。

董 他說他有事。

陰 等我打完了下去。

董 (走近陰，附耳低語。)

陰 (睜大眼。忽對馬狠狠地看一眼，站起)對不起，我不打啦。

錯 |陰三爺。

馬 (立起) |陰大哥!

[陰沒理，奪門而出。]

錯 那麼大小姐替你叔叔打吧。

董 我不會。

馬 (趕到董修面前) 大小姐。

董 (厭惡地瞥了馬一眼，匆匆出門。)

錯 (面面相覷。)

馬 (不安) 怪!院長這時候來幹什麼? (略一沉吟輕輕跟出。)

〔陰家院中，陰魏二人對坐在兩把舊藤椅上，靠近走廊。陰太太站在走廊上，石台上擺了一個很小的石磨，她在推着大米粉和芝麻，時而快，時而慢，時而停下休息聽他們談話。〕

〔董修站在陰的旁邊，倚着走廊的木欄，注意聽着他們，不斷地望着魏。〕

陰（對魏，略含責難的口氣）老魏，你這是怎麼回事？

魏（沉吟）我——我想了半天，我——我還是賣給他們了。

陰（楞了半響，冷冷地）好！房子反正是你的，我管也是多餘的，不過——

魏（羞慚，窘困地）我，我是特意來告訴你，我也是沒法子。

陰（忍不住，忽然憤憤地連問）你怎麼會沒法子，沒法子，難道馬屁精那個混帳

東西他對你……

魏（心驚地）他——

〔馬出房門悄悄向他們走來。〕

馬 (觀步上前，先聲奪人，故做從容之態) | 魏院長!

陰 (憎惡，依然對魏追問) | 嗯，他怎麼樣?

魏 (見馬，錯愕遑遑) | 沒甚麼。

董 (眄睨馬，故意) | 馬先生，院長的孤兒院賣給姓楊的啦?

馬 (驚訝之色) | 真的嗎? 好快呀。

陰 (悻悻) | 哼!

馬 奇怪，連我都不告訴。

董 (蔑視地) | 你真不知道?

馬 (詭辯) | 我可以對天賭咒。(望魏) | 魏院長在面前，這件事有沒有我的份兒?

董 真的沒有?

馬 (誇張) | 大小姐，活天冤枉。(脅嚇) | 魏院長，你憑良心說。——

魏 (懾息旁視) |

陰 (輕蔑) 馬屁精，少表白吧。(望魏，平靜而嚴肅) 大哥，如果你真是上了當，告

訴我，別害怕，我替你爭過來。我先問你一下。(指馬) 他真不在內?

馬 (滿臉委屈，對魏，語意雙關) 您得說老實話，我可顧交情的。

董 魏伯伯!

魏 (拘忌，望着董修似乎回答她一個人) 他是不在內。

馬 (鬆口氣)

陰 (疑信參半) 那麼那個姓楊的?

魏 (戒懼) 他，就是他買了我的房子，我賣了。

董 (休戚相關) 那些孩子們怎麼辦?

魏 楊先生說可以替我們找新房子給孩子們住。(漸露舒展之色) 說是比這個

地方還講究。(有點欣懌地對陰) 老弟，明天你陪我一同去看成麼?

陰 (淡淡地) 我明天有事。

董 (不悅) 叔叔。

魏 (畏怯地) 去吧。

陰 (不置可否) 嗯。

董 (爽朗) 魏伯伯，我陪您去。

魏 (走到陰前，昏憊而慚沮地) 老弟，一錯再錯，也由着我錯吧。(依依然) 董修，

大後天我們要搬啦。

董 (沒料到這樣快) 啊!

陰 (悄然站起來) 甚麼，連這些孩子們也就要——

魏 (隱惻) 只好搬走啦。

董 (情急) 那麼翹翹。

魏 我可以隨時送她來看你們。

(孤兒院鐘響，他們不約而同都朝竹籬那面望。

〔孤兒院樓上，幾個窗口射出來的燈光漸次熄滅。鐘聲。

〔孤兒們的一間宿舍裏一排簡單的小鐵床，孩子們已經都睡下，有的側身，有的平臥。屋中兩盞電燈熄了一盞，一半暗下來。

〔在靠牆頭的兩張床上，一張睡着小牛牛和小眼睛，一張睡着翹翹。小牛牛小眼睛已經閉上眼，鐘聲慢下來。

〔鐘聲慢悠悠的，翹翹在被窩裏屈着腿，弓着背，搖來搖去，臉斜貼在枕上，笑瞇瞇地細聲唱着：「媽媽坐在搖籃邊，把搖籃搖啊，我的小寶寶，媽媽坐在搖籃邊……」忽然眼睛轉向房門方向，望見甚麼，趕快頑皮地把身子向下一撲，爬睡下去，閉上眼，眼皮一翕一翕的，脚尖對脚尖，兩個小腳心露在被外。鐘聲只剩下餘音，燈熄了，房中暗下來。

〔在陰家院子裏。

魏
（聽着鐘聲停止了）不早啦，我回去啦。

陰 好吧。（站起來。）

〔大家望着魏，他點點頭俯首走出。〕

〔大門口巷子裏停着一個餛飩担子，担子一頭的柴火正燒得咻噼地響，賣餛飩的人敲着梆子來回走着。〕

馬 （雙手插在袖內冷冷站在一旁看魏出去，走上前笑着）陰大哥，再來兩圈吧。
陰 滾，我不打啦。

〔樓上三錯房。〕

〔三錯站在牌桌邊，員外坐着，無聊地拿牌擺着玩。〕

錯 （望着牌，忿忿然）以後我再也不找陰魂不散打牌啦。碰見了鬼，剛剛把我的牌癮勾起來，他又發開瘋啦。

員 （心不在焉地擺着牌）怪誰呀。

錯（順手把桌上一個空洋火盒使勁胡嚙到地上。）怪你，今天是你拉的他，不是我。

員（把站成一隊的牌一撥，都順序地倒下去，很滿意地）可以後三缺一，你可別再叫我找他。

錯（用腿把屁股後的凳子一推，氣憤地）不找他！不找他！（一手叉腰）員外你個死鬼，你還氣我呢。（遷怒）我真是生錯了地方，嫁錯了人——

員（猜測地摸一張牌，兜地一翻，涎皮涎臉）還打錯了牌。

錯（又氣又無可奈何）員外，你個死東西，你個死鬼。（抓把牌向員外扔。）

員（笑着用手擋）別吵，別吵！你聽陰魂不散！（側耳向下聽。）

〔二人傾聽，三錯怒容已消。〕

〔下面陰家書房裏。〕

陰（快快不樂，一直闔着眼空空地拍着漁鼓。）

太（給陰倒茶，溫和地）喝杯茶吧，兆時，別生氣啦。

陰（瞟了她一眼，又拍着漁鼓。）

太（坐在一旁，拿起針線）人家不把你當朋友，你又何苦強拉着人家做朋友啊。

陰（有點嫌她絮叨，故意放開喉嚨大唱）『是非只爲多開口……』

太（停下針線）對呀！

陰『煩惱皆因強出頭。』（又輕輕拍漁鼓。）

太（開始絮聒）就是說啦，一個人還是少管閒事好。多管閒事，就是煩惱。這個世

界哪個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誰管過『他家的瓦上霜』啊！

陰（驀然停止，瞪眼望她）婦人之見！你是婦人之見，我對你沒話說。我的夫人

（拍了一下漁鼓）我的太太。（又拍一下漁鼓。忽然心血來潮，大叫）堇修！

太（低聲）別叫他，周先生來了。

陰（不顧）董修！

太別叫她，叫你別叫她，他們倆在院子坐着呢。

〔院子裏。〕

〔周秉望，——一個年青的醫生，老成持重，有點書獃子氣，在冷靜的外表下隱藏着熱情——和董修

二人在院子裏談話，董修坐在走廊邊石階上，周站在她面前，一脚放在走廊石台上。

陰的聲音 董修。

董（應聲）啊！（回頭）什麼呀？

周（微笑着）你進去看看。

董（站起來，對周）等會兒，我就來。

陰的聲音 董修。

〔董修走進書房。〕

董 甚麼事叔叔？

陰 （十分嚴重似地）我要問問你，（略頓）我知道你會說什麼。（忽然向外又

嚷）喂，周先生。

董 （納悶）甚麼事呀您叫他？（望望嬌嬌）

陰 （依然很嚴正地）我要問問他。

太 你要問他甚麼？兆時，你在發瘋是吧？

陰 （綳着臉）你請他進來！

董 （淺笑）他，他不好意思的。

陰 （一本正經）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董 他說這麼晚還到這兒來（有點含羞）看我。

太 （體貼）人家周先生難得從醫院偷出這麼點工夫，晚上跑來看看董修，你問人家什麼呀！

董（有點尷尬地望着陰。）

陰（看看董修，走到門前，對院中）周先生，請你進來。

〔周秉望進來。〕

陰 周先生。

周（腴腆地）陰先生。

陰（還是繃着臉）好，我問你一句，你認爲這個世界上有是非沒有？

周（老老實實地）按照我們學科學的人看來，看事簡單，我們覺得（訥訥然）是有是非的。

陰（連連拍周肩，高興）對呀，這個世界是有是非的。（嚴正地）可是是非不是輕易有的。（着重）人們不去爭個是非，是非就沒有了！（突然完結。他若無事然）對不起周先生，我，我就要問你這句話。

太（啼笑皆非）你真神經。

陰（點點頭，）那麼你們兩位可以——（有點不好意思）在外面……看看月亮。

董（爽朗地欣然微笑）不，叔叔，我們看夠了。

陰（忽然興高彩烈）那麼你們兩位聽我來一段道情如何？（拿起漁鼓就拍）這是我在四川學來的。（心曠神怡）我是個樂天派，我愛個吃，愛個唱，（頑皮地瞟了太太一眼）愛管個閒事，（顧盼自得）我愛看一對青年人在我眼前快快活活的。你們聽，（韻味無窮地唱起來，）『常言道千里姻緣一線牽，英雄自古美人憐，』（輕快地拍漁鼓，非常自我欣賞）『且忘却了憂愁忘却那苦，看那青山點點，艷陽晴天，風和日暖，雙燕兒也在蹁躚。』（高興地亂拍一陣，倏然停止，望着董修）唱的不錯呀！（對周）怎麼樣？

董（衷心地）好。（望周。）

周（愁直地點點頭）嗯！還好。

陰（睜大了眼）還好？（搖搖頭）我真是對科學家彈琴。（彎身放漁鼓）夫人，今兒這段真是點藝術吧。（轉頭）我的知音！（發現太太不在，目詢董修）咦？

董（笑着）嬌嬌到廚房去了。

〔陰太太端着大鍋熱騰騰的燙飯，跨出廚房門。〕

陰（一見燙飯又開心了）夫人，我的燙飯，來，來，來。

董（對周）秉望，這是我們家的老規矩，到晚上總是一鍋燙飯。

陰（對他們）來吃。嗯，好吃得很，科學家，你嚐嚐。

周（搓搓手，也發生興趣）我今天夜班，正餓了。

太（笑嗚嗚地）好，餓了就吃。

董（接過，放在桌上）來，大家圍着吃，快點。

陰來，（推周近桌，掀開鍋蓋，深深一聞）嗯！我的賢妻！

第
四
本

「我大概是有點多管閒事。」

陰家的庭院裏，早上，滿院的好陽光，晾衣繩上晒了幾床棉被，陰太太正用籐拍在拍打着。

竹籬那邊傳來孤兒院孩子們嘻戲歡叫的聲音。陰兆時手中拿着帽子和手杖正預備出門，聽見孩子們的歡叫，禁不住走到竹籬邊去望，望着望着他也好心情地跟着小聲哼唱起來。

鐘聲響了，孩子們開始跳跳蹦蹦一窩蜂向課室跑。

太（舉着籐拍）兆時。

陰（正望着跑遠了的孩子們助興地大叫）跑跑跑，跳跳跳，（聽見太太叫回頭，

口中仍數着）一二一——

太（也笑着）你多咱才老啊。

陰（走過來一面笑着）嘿嘿，（戴上帽子接着又取下來朝太太一揮）回頭見太太。（向大門走）

〔堇修從書房裏叫着跑出，一面穿着大衣。

堇叔叔，叔叔，等我。

陰（站住）幹甚麼，要到報館去？

董（跑到陰面前）咦！您都忘了？

陰（恍然記起）哦，陪魏伯伯去看房子。

董（故意地）我知道您是不管的。

陰（一楞）我？（忽然）你魏伯伯真糊塗，自然我要管！

太（翻晒着被，喟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陰（指指太太）你呀，最好少管閒事。（搖着手杖就走。）

太（不由得一楞）我少管閒事？

〔移時一條安靜的馬路上，陰和魏二人俯首默默地走路。〕

陰（忽然停住又是氣惱又是疑慮的神色，凝視着魏）你這麼吞吞吐吐地究竟
是怎麼回事？

魏（又低下頭，無精打彩，絕望地）你叫我說什麼好呢。

陰（不耐地）那麼你——（抑壓下去又慢慢地走，默望着前面，半晌）我們這
麼多年的交情，難道你不相信我喜歡交個真朋友？

魏（駭駭地跟着）我知道。（伺望着他的眼色。）

陰（一直是望着前面，突然情急，憤慨地）我是個要朋友的人，除了貪官污吏我
不交，國貨的強盜我不交。——

魏（也有些激動，插入）別急，我說。

陰（一鼓作氣）賣國的漢奸，——（頓然停步轉身）好，你說吧。

魏（慚沮）我！

陰（追問）甚麼。

魏（窘蹙）沒有甚麼，我就是想賣房子。

陰（不相信地）這是實話？

魏（低聲）嗯！

陰 賣給姓楊的那個流氓。

魏 (痛苦) 嗯，有錢就賣。

陰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楞了半響，絕望而感慨地) 我大概是有點多管閒事。

魏 (難過，畏怯地抬頭) 再見吧，我還有事呢。

陰 (慘然微笑，點點頭)

〔陰，魏，二人默默地分手。〕

〔陰面色沉鬱，緩緩走過鐵欄旁，他用力把手杖向鐵欄上一擊，手杖截然兩斷。〕



第五本

「再見孩子們。」

陰臥室。

陰兆時坐在方桌前藤椅裏，戴着老光眼鏡，兩手捧了一本厚書，兩腳交疊着放在桌邊上。他沉靜地閱讀，翻過一頁，身子移動一下，又接下去看。

同時，在董修臥室裏，床邊椅子上放着一個掀開蓋的箱子，董修正收檢東西，陰太太坐在床沿上幫着向裏放。

太（淚汪汪地用手指抹抹眼，向箱子裏放東西）我還是舊腦筋，一個女孩子家最好別做事，做事也不要出門在外的。

董（望望嬌嬌，依依地）報館派我去有什麼法子。

太（感嘆）哎！扶養孩子真沒意思，說走就走。

董（安慰着）嬌嬌您真是！我去也不過三個月。（一件東西落在地上，順手拾起看看，丟在箱子裏。）

太三個月你還覺得短呢？你五歲就跟着我甚麼時候離開過，（索性不收拾了，掉

下淚來。)

董 (也有些淒然, 丟下東西, 走到陰太太身邊, 笑着) 啊呀嬸嬸, 您看您我又不是出嫁呢。

太 (破涕爲笑) 出嫁我倒喜歡嘍。(笑責) 出嫁, 出嫁, 嘴上就說, 現在這些姑娘家可還有點分寸嘍。(一半逼着她) 去吧, 去吧, 快給你周先生打電話去, 叫他跟醫院告個假, 好送你上車。

董 (笑着從床上拿起一件衣服, 轉身向箱裏放) 你別操心, 他跟我一道去。

太 (出乎意料) 他也去?

董 他去找朋友。

太 (莫明其妙) 找朋友? (一頓, 恍然明瞭, 霎霎眼, 笑瞇瞇地) 哦, 好好, 好, 那到好, 那就有人照應啦。

董 (看看錶) 我看叔叔去。(放下東西)

〔董修出去。〕

太 (站起，關上箱蓋，忽然想起嚷着) 董修，你錢夠嗎？

董的聲音 (在門外) 夠，嬌嬌！

〔陰太太在口袋裏掏出一疊錢，用一個小手帕包好，打開箱蓋放在衣服底下。〕

〔臥室裏陰還在看書未動。〕

〔董修入。〕

董 (輕輕走到陰背後) 叔叔。

陰 (從書上移開眼睛，沒回頭) 嗯？

董 (站到他旁邊) 還在看書？

陰 嗯。

董 (溫和地) 我要上車啦叔叔。

陰（取下眼鏡，把書闔上，低下頭）你非去不可嗎。

董（悄悄望着他，惜別地）嗯！三個月以後我就回來叔叔！

陰（抬頭把書放在桌上，站起，悵然）走吧，你們都走吧。（走到窗前。）

董（深摯）叔叔。（跟過去。）

陰（轉頭）啊？（又回頭望着窗外。）

〔他望着竹籬那邊，孤兒院操場上堆了一堆行李，課室用具，以及孩子們的小鐵床等什物。〕

董（站在陰旁邊，也望着窗外，彷彿哄孩子一般，勉強做着高興的口氣）叔叔，他們的新房子我看見過，挺好，挺舒服，比現在的房子還講究的多呢。

陰（淡淡地）哦。

董（親切地）今天早晨翹翹帶着小牛牛跟小眼睛來啦，您看見沒有？

陰看見了。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嗎？

董收拾好啦。（拉着他）叔叔，咱們出去看看這些孩子們，送他們走。

陰（索然望着窗外）不，你一個人去吧。

董（憂慮，關切地）怎麼，叔叔，幹嘛叔叔？

陰（搖搖頭）我不想去。（返身）

〔陰太太一手捧着小牛牛和小眼睛，翹翹走在前面，後面跟着一個保姆，從過道門進，走到書房。〕

太（站在臥室門口好興致地）兆時，你還不出來！你看他們來給你辭行來啦！

〔董修立刻跑出來要抱翹翹。〕

翹（向着臥室興沖沖，親熱地）我們就要上車了，陰爺爺！

〔陰也快步走出。〕

小牛牛（甩開陰太太手，上前跟着說）陰爺爺，上車啦。

小眼睛（也甩開手，搶着說又不好意思地）陰爺爺，小牛牛說，小翹翹說——

小牛牛（自告奮勇，要說，也不好意思起來）不小眼睛說，小翹翹說——

陰（莫明其妙地注視着他們）

太（喜愛地）說說甚麼呀？

〔兩個孩子望着翹翹。〕

翹翹（仰望着陰）陰爺爺，是他們說，小牛牛說，小眼睛說——（怕羞地低下頭，

左右搖動着身子。）

太（笑）他們想跟你要月餅吃！

〔三個孩子腼腆地一齊把臉貼到保姆身上，扯着保姆的衣裳。〕

保姆（笑着推着孩子）你們哪！叫陰爺爺慣的比有爹有媽的孩子還沒規矩。

陰（完全忘記方才不悅的心情，和大家一齊大笑，忽然繃起臉，一派正經地兩手伸入口袋裏摸。）

〔小牛牛，小眼睛怯怯地把臉轉過來，不知不覺先後把食指放在嘴上，翹翹還扯着保姆的衣裳也不

覺期待地望着陰。〕

陰（對望着瞪了大眼的孩子們，自己也感覺失望似的，慢慢抽出兩隻空手，很慚

愧地不忍舉示，偷偷牽拉下來，忽然興高彩烈）走，咱們去買，咱們今天一個人一盒！

董（高興地）走！

孩子們（歡叫）陰爺爺，陰爺爺，陰爺爺！（圍上去）

太（也高興地附和着）走！

〔陰抱着翹翹，陰太太抱着小眼睛，董修抱着小牛牛，保姆跟在後面，大家都笑嘻嘻地先後走出。〕

〔一刻鐘後在離孤兒院大門不遠的路上。〕

〔陰兆時，陰太太，董修，周秉望四人向孩子們招手。一大卡車孩子們正開走，一個保姆在車上照顧着。〕

孩子們（招着手大聲）再見再見再見！

〔陰家大門前，約莫十分鐘以後。夕陽欲下。〕

〔董修和周秉望坐在三輪車上向家門招手。〕

〔陰和太太站在大門前，太太擦着淚，陰不停地揮手。〕

陰

（扶着太太肩）進去吧，回家吧。





第六本

「四十而不惑。」

兩個多月後，黃昏，在老熊住的棚戶前。十幾個三輪車夫有的穿着破棉襖，有的穿破西裝上身，或破
毛衣，有的披着車上的舊毛毯，散落坐立。遠遠望見老熊走來。大家圍着老熊詢問。

三輪車夫甲乙（先後發問，其餘的人都期待地望着老熊）找着沒有？

熊（搖頭，快快地）還是沒找着。

〔大家失望地低下頭，歎氣與詬罵聲四起。〕

乙（氣憤憤地）胡駝子這黑心的東西躲到哪兒去了。

熊（揮揮手）大夥兒先別吵！（大家止聲）你們車上的照會全是假的？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是啊？可不都是假的。

熊 你們也都交給胡駝子錢啦！

大家（憤憤地亂點着頭）嗯——給了——他拿去了。

熊（沉着）好，這兩天大家分頭找。（揚揚手）你們過來！

〔大家圍攏上來，老熊對他們低聲談話。〕

〔這時胡駝子就在隔隣棚戶的後門口，一個一臉粗劣脂粉的女人偷偷地送他出門。他向前街窺聽。〕

〔三輪車夫們羣情激昂的聲音：「打死胡駝子！打死那個狗雜種！」〕

〔胡駝子偷偷溜走。〕

〔陰家庭院中。〕

〔天色灰濛濛的，樹上葉子脫盡，只剩下枯枝，西北風吹過，帶來初冬的寒意。枯黃的樹葉伴着一陣陣的風落到地上，懶洋洋地打着旋滾停留在堦前，一次又一次的，堦前積滿了許多落葉。垃圾箱上半張破報紙也乘風撲跌到鐵絲網上，掛在上面。一扇舊百葉窗「砰」地關上了，再吹開，又關上。〕

〔陰兆時穿着粗毛呢西褲，薄棉襖，圍着圍巾，仍在原來的地方打着太極拳。〕

〔他神情悄然，面容略顯憔悴，閉着眼懶慢地運動着手臂。一個彈腿，迎面一陣冷風撲到身上，侵人的寒氣使他微微打了一個冷噤。他睜開眼，把圍巾圍緊，不經心地仰頭一望。〕

〔黯淡的灰雲籠罩着天空，樹梢的枯枝急劇地搖擺。〕

〔兩個月前低矮的竹籬如今改爲密匝匝的鐵絲網，原來操場上並排的鞦韆，一架上面的繩板拖在地上，一架就剩下兩根長短不齊的繩子空吊着。壓板只留一個空架子呆呆地站着，旁邊斜傾着兩個殘破的裝貨用的空木箱。靠近滑梯邊一大堆碎磚，一個空的大油筒觸目地橫在地上。操場成了一片爛泥地，繞着一圈圈大卡車的輪印。〕

〔空的鐘架還豎在那裏，架上靠着幾根木料。〕

〔他悵鬱地望望，似乎不願意再看，又低下頭，慢慢打下去。忽然他彷彿聽見了什麼，又彷彿看見鐘影依稀在他眼前搖來擺去，輕快的鐘聲那樣遼遠，若有若無地在空中隱約震蕩。他有點迷惘地不覺掏出懷錶；但又若有所失地把懷錶放回袋內，又接着打拳。兩臂只劃了半個圈子就廢然垂下。又一陣風撲來，他挺起胸，兩手插入褲袋，迎風屹立，望着操場出神。右手在褲袋裏心不在焉地玩弄着。〕

陰
（忽然摸出一把鑰匙）太太！（走了兩步，笑着嚷）太太！鑰匙找着啦，在我褲

子口袋裏。（舉着鑰匙向屋走）太太，太太！（屋中沒有反應）夫人，賢妻！（無

人應聲，他一面嚷着推開書房門，走進，打起興致高興地）家裏的！老婆！孩子媽！
（還是沒有反應，更大聲，用上海口音）陰家嫂嫂！（忽然一楞，低聲）太太！

〔陰太太在米缸旁邊小板凳上坐着，不動，也不出聲。〕

陰（關切，疑慮地）太太！——

〔陰太太望望米缸，嘆了口氣，立起。〕

〔陰順手掀開米缸的蓋子望了一下，又輕輕蓋上。〕

太太（苦笑）想得到嗎？住這麼大的房子，會愁沒米吃，（俯首走進臥室。）

〔陰忽然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翻找。〕

陰（翻了一陣，回頭）我抽屜裏的錢呢？

太太聲（埋怨地）你忘了，昨天晚上你不是送給老熊啦。

陰（塔然）哦。（雙手摸摸口袋，又抽出來）今天甚麼日子？

太太聲（硬板板地）我不知道。

陰（有點悌然）你還不把鑰匙拿去。

〔在臥室裏太太坐在床邊疊着襪子。〕

太太（勉強答應）幹什麼？

陰的聲音（煩躁地）開櫃看看。

太太（丟下襪子，啜泣）裏面哪裏還有錢？噯，這是什麼日子，（忿憤）甚麼日子！
（倒在床上。）

〔書房裏。〕

陰（靠在書桌頭沙發上，煩悶地翻着一本舊黃曆，翻完闔上）甚麼日子，彌陀佛過生的日子。

太太的聲音（彷彿突然從床上坐起）甚麼日子？

陰（站起來，把黃曆丟在書桌上。）阿彌陀佛過生的日子。

太太聲音（欣然叫）兆時！兆時！

陰（回頭望望臥房）甚麼呀？

〔陰太太由臥室門進。〕

太太時，今天是你的生日呀。

陰（沒想到）啊？

太太你忘了？你怎麼得了啊，你的生日跟彌陀佛的生日是一天！

陰（不屑）哼，生日。

太太（望着他，一面心裏在計算，突然）啊呀，今天是你四十歲的整壽啊！

陰（一驚）四十，我四十啦？

〔數小時後，中午十二時許，書房外間飯桌上擺着兩碟小菜，半瓶酒和兩碗陽春麵。〕

〔陰太太在斟酒，陰站在走廊門前向外漠望。〕

太（回頭望望，放下酒瓶）兆時！（走向陰）幹嘛呀？

陰（沉默地）嗯？

〔風吹着幾片黃葉打在玻璃門上。〕

〔陰太太也悄然沉默下來，二人一同向窗外望着。〕

陰（悵悵地）四十歲的人嘍！

太（望着外面凝神）現在還有誰來，幫了這麼許多人，我們沒有一個朋友。

陰（聽若無聞）嗯。

太連魏院長都不來啦。

陰（感嘆萬端）哼，『四十而不惑』從今天起我該不惑了吧，可是在這個世界呀，（搖搖頭，苦笑）我『疑惑』的很。（望着前面，清淚盈眶，不覺把手放在太太肩上。）

〔我們從窗外望進去，太太似乎突然發現了甚麼，滿臉驚喜的神色，又彷彿不大相信地問着陰，陰也驚疑地探望注視。兩個人的目光在大門前停住，太太猛然叫起來，推開陰，開門跑出。〕

太
（站在走廊上，驚喜交集）董修！

陰
（喜極，木立在開了的門前。）

〔董修推開大門，手裏提着一些小包裹奔進。〕

〔周秉望提着行李也快步跟進來。〕

〔門口停着一輛三輪車。〕

董
（歡快地叫着）嬌嬌！我們居然趕上給叔叔拜生啦。（抬頭望見陰，喜悅而親熱地）叔叔！

〔陰走出門。〕

陰
（淚光盪盪）我的孩子，你回家來了！

〔從走廊的玻璃門外望進去，陰很舒適地靠在一個舊沙發上，前面有個小矮桌，桌上放着董修帶回的土產糖食。旁邊燃着一個小炭爐。他容光煥發，董修站在他面前，興高采烈，指指劃劃地說着。周秉望坐在旁邊的小凳上，微笑地望着董修。陰太太彎着腰正從小炭爐上提起開水壺向小方桌上的茶壺裏一面沏茶，一面聽着笑。〕

〔屋內——他們結束了談笑，大家臉上還帶着笑容。〕

董 (忽然看看錶) 啊呀，不早啦，我得到報館報到去啦。

周 (站起) 對了，我也該回醫院看看，我們順路。

陰 (站起伸個懶腰) 待會到我這兒來吃晚飯。

周 好。我先僱三輪車去。

〔周提着他的箱子走出。〕

太 (趕到門前向外叫) 回頭早點來啊。

董 (穿上大衣，走到門前)

太（拉拉她的大衣）扣好！你也早點回來。

董 嗯（忽然返身）最近魏伯伯常來吧？

陰 你走以後——

太 一直沒來。

董（望着陰，懂事地）哦（又想起）對了，待會我會走孤兒院過，我進去看看。

太（望了陰一眼，對董）幹甚麼？

董 看看翹翹她們。

陰（向臥室走，感嘆）哎，誰知道這些孩子們又怎麼樣了。

董（望望陰，一面邁出門）我走了啊（走出去了）

〔我們依次看見以下的畫面。〕

〔當初孤兒院的屋子，現在的貨棧。一隻大手把貨棧地門「砰」的關上，接着倏地貼上一張封條。〕

〔一輛六輪大卡車的車輪在泥路上急駛而過。〕

〔車輪拐了一個彎，水泥四濺，嘎然停止。〕

〔人行道上楊大猛然驚惶地抬頭。〕

一個人厲聲 下來！

〔楊大臉色大變，惶遽地扭頭便走。〕

〔卡車後身下半截，吊着小梯，一雙穿着警裝長統皮靴的腳，一步邁進我們的眼簾。〕

一個人的聲音 下來！

〔一雙穿着西裝褲的腿由小梯上遲疑地步下，接着另一雙穿長袍的腿抖擻地伸出……〕

〔在金煥吾的小客廳裏。〕

〔金煥吾的背影。〕

金 〔突然返身，厲聲〕你這辦的是什麼事情？

楊（惶恐地低下頭。）

金（憤憤急語）貨查封了，人抓去了，世上居然有你們這種廢物！（立起徘徊，取下帽子扔在桌上。）

〔同時在客廳門外。〕

〔馬屁精竊立門外，屏息覲聽。〕

金的聲音 那個姓馬的說，說孤兒院僻靜僻靜，不會惹眼……

〔馬惶惶然。〕

金的聲音 才買下這屋子。（叱咤呵斥）真是一羣飯桶糊塗蛋。

〔小客廳內。〕

金（背着手走了兩步，又立定，側面對楊）究竟是誰露的風聲，誰告的密。那個馬，

馬。

楊（悄悄鬆一口氣，抬頭望着金，趕快提醒）馬屁精。

〔小客廳門外。〕

〔馬神色一震，瞪着兩眼，懾息注聽。〕

金的聲音 他靠得住嗎？

〔馬益發惶恐，緊張。〕

楊的聲音 我，我現在不敢說。

〔馬楞了一下，縐着眉，心裏打起主意。〕

〔小客廳內。〕

金（怒氣難遏）真是混蛋！（坐到沙發裏）他在哪裏？

楊（站起）我帶他來了——

〔小客廳門外。〕

楊的聲音向門而來 在樓下。

〔馬惶遽地躡手躡足，轉身要向樓下走。〕

金的聲音 叫他上來。

〔馬快步跑下。〕

〔二十分鐘以後，仍舊在小客廳裏。〕

〔金煥吾坐在沙發裏，馬屁精卑躬偻促地坐在椅子上，楊大站在一旁。〕

金（對馬，冷冷地）你怎麼知道一定是他？

馬（巧言詆譏）您想，一來他跟楊大爺有仇，懷恨在心，二來賣孤兒院他沒落着
佣錢，三來他現在窮的要喝稀飯，告密就有一票獎金——

楊（插嘴）金先生，我看是像是他。

馬（得意）並且我今天到過他家裏，他跟我說，他說他要搬家，頂個好房子闊一下啦。您想——

〔電話鈴響。〕

金（接電話，緊張地）哦？哦？我——哦，我就來。（放下電話，不動。）

馬（慇懃，走過來，侍立金旁，沾沾自喜，丑表功地）您想，他哪來這筆錢？

楊（浮囂，逼上一步）對呀！他哪來的這筆錢？

金（拿起帽子，望望他們，一半是自語憤憤地）哼！這個人真是陰魂不散！（向門走。）

第七本

「我發現了一個真理。」

陰兆時潛心伏在窗前小書桌上辦稿。

董修坐在方桌邊椅子上。

董 (大衣還未脫，兩手插在口袋裏，望着陰，懇求着) 叔叔，您聽聽可不可以？

陰 (沒有抬頭，隨意地) 你講下去吧，我在聽呢。

董 我到孤兒院的新房子去，沒找着他們，也沒有看見魏伯伯。

陰 (有一點不耐煩，淡漠地) 知道，你說過了。

董 (不在意，依然說下去) 我問看房子的人，他說孤兒院早搬了。

陰 (一面思忖着文稿，一面不經心地) 嗯，嗯。

董 (站起取下圍巾扔在椅子上，走到書桌邊着急) 您聽呀！

陰 我是在聽哪。(稍稍抬一抬頭)

董 後來我就問他搬到什麼地方，他說——

〔陰不覺又伏下寫稿。〕

董 他說，（看陰又寫，更急）您在寫甚麼呀？（湊上去看。）

陰 我寫狀子。

董 別寫了。（一手蒙住稿子，想拿過去。）

陰 （推開她的手，正色）不，董修，（沉重地）今天我忽然覺得有好收入的案子也該接一兩個辦辦了，替有錢人打打官司，也並不算罪過。

董 （有點奇怪）叔叔，您怎麼啦，您現在怎麼會忽然的——

陰 （無可奈何，把筆放下，向椅背一靠）好，你說吧。

董 （依然有些奇怪）叔叔您——

陰 （打斷她的追問）那麼後來呢？

董 （驚異之色漸消）後來，（慢慢回到原題）後來我就照着他說的地方找去，我一進門——（以下是無聲的畫面。）

畫面——雜在貧民窟中一個破敞狹窄的小院子。院內雜草青苔，碎磚爛瓦，荒蕪零落。一部份土牆頹倒，缺口處望見隔壁窮苦人家的大雜院。牆四週圍也都是些棚戶破板屋。貼牆兩間簡陋的瓦房，長方的正房，和小小的廂房。正房破落的屋簷前，小細柱子上貼着一張寫着「惠仁孤兒院」的紙條，上面一道道被雨淋過的痕跡。院中淒慘陰暗，不見陽光，董修窺探着走進院門，疑惑地四面張望。

董修的聲音（淒切地）那個地方真慘，又髒又破，擠在一家小院子裏，四週都是些最苦的人家，我找院長，院長不在——

〔臥室內——陰立起，走到床邊坐下，斜身靠在一疊被上。〕

董（跟上一歩）叔叔，您聽啊！

陰（兩手壓在腦後）你說吧。

董（面對床，倚在桌沿上，說下去）聽說院長病了，我找到他住的屋子。——（以下又是無聲畫面。）

畫面——廂房裏，房間小，光線昏暗，破紙窗上嵌着一塊小小的玻璃，露進一點光，窗側是一架簡單的雙層木架床，下層被褥散亂，上層堆着行李捲和幾隻皮箱，窗前一張小小的舊書桌，桌上有茶壺，熱水瓶，筆硯，書籍等。靠桌一張小茶几，放着臉盆，漱口盅，肥皂盒，手巾掛在牆上的釘子上。桌前一把破藤椅，床頭一張舊藤躺椅，魏卓平擁被躺在上面，面容黃瘦，憔悴不堪。他正拿着一碗藥在喝。董修輕輕推開門，呆立在門前，愕然望着他。魏抬頭看見她，驚喜交集。董修快步上前憐憫地望着，他拉着董修的手落下淚來。眼淚都流下來了。

董修的聲音 推開門進去，他靠在躺椅上正在喝藥。他看見我很高興，拉着我的手，

〔臥室內。〕

董 (滿眼的同情) 他說今天是您的生日，早上就想來，可是實在沒有力氣。他說晚上一定要來的。

陰（側過臉去。）

董 後來我就問他怎麼會搬到這個地方？他告訴我那個好房子只住了一個星期，就叫楊大他們逼着搬到這個破地方。錢沒有，保姆們走光，因為賣房子的錢楊大到今天還不給。

陰（眼望着屋頂）哦，那些孩子們呢？

董（惻隱地）孩子們是走不了的，我看見了他們。進了門，一股子臭氣，那些孩子們我都不認識了……（以下又是無聲畫面。）

畫面——一間長方形的屋子，牆上只開着兩個小窗，窗紙有些脫落了，風一陣陣吹進。靠牆擺着兩

張破鐵床。潮濕的地上有幾堆用稻草鋪着的地鋪。光線更陰暗，看不清甚麼，隱約感到孩子們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悄悄地一聲不響。屋盡頭的牆角，稻草鋪上，靠牆坐着一個孩子。董修痛苦驚異地呆在房中間注視，忽然快步走向牆頭處，撲到地鋪上搖着孩子，口中彷彿叫着翹翹，低下頭哀哀飲泣。

董修的聲音（情見乎辭）他們望着我，我望着他們，翹翹找不着，也看不見小牛，小眼睛。好容易在牆角上看見一個孩子像是翹翹，我走近一看（頓了一下，忽然嗚咽）翹翹，翹翹，——

〔臥室內〕

董（流下淚）翹翹瞎啦！（用手背擦淚。）

陰（驚愕）啊！（坐起。）

董（擦着淚）不知爲甚麼魏伯伯那麼怕楊大跟馬屁精。馬屁精進了孤兒院剋扣着錢，不給孩子們吃喝。（氣憤）孩子們得了麻疹，兩個多月沒有醫生看，翹翹第一個就瞎了。

陰（霍地站起，一聲不響，走到窗前。）

董（焦灼地）現在孩子們一個招一個，我叫秉望去看，秉望說還有三個，眼睛也

靠不住了。

陰
（又踱到桌邊。）

董
（低着頭目光隨着陰的脚步。）其餘的有的病在床上，有的睡在地上，沒有一個還有一點從前的樣子。

〔陰屹立沉思。〕

〔周秉望進屋站在門前。〕

周
董修，翹翹我抱來了，在書房裏。

〔陰立刻返身跑出。〕

〔陰家書房。〕

〔翹翹孤零零地坐在屋子當中門框邊凳子上。〕

陰
（由臥室跑出突然停住）翹翹！

翹 (兩眼包紮着，聽見聲音，立刻親熱地) 陰爺爺! (兩手伸出，高興地要跳下凳子，一脚踩空，摔在地上。)

陰 (趕緊跑去，扶着翹翹，聲音有些嗚咽) 翹翹，我的好孩子!

(周秉望和董修圍着翹翹。)

翹 (小手摸着剛才摔着的後腦朧，噉着小嘴) 我又來了，陰爺爺。

(陰立起，董修蹲下緊緊抱着翹翹，眼淚禁不住簌簌落下。)

(陰家書房外過道裏的電話旁邊。)

(陰在打電話，董修手上拿着自己和陰的大衣。)

(陰太太站在旁邊很擔心地望着陰。)

陰 好，我馬上就來。(放下耳機。)

董 楊大怎麼說?

陰（不屑地笑）哼！他說他正歡迎我去呢。走，咱們。（從董修手腕上取過自己的大衣，對太太點點頭。）

〔陰，董修二人走出。〕

〔半小時後，金煥吾小客廳——胡駝子和兩個大漢站在靠門旁邊，馬楊二人站立屋中。〕

馬（對楊）金先生回公館去啦，這個事你沒有問問他。（頓了頓）不大好吧！

楊（剛復自用，指揮兩人藏在屏風後）你甭管。（對胡駝子）駝子，叫他進來。

〔胡駝子下。〕

馬（畏懼地）你，你要怎麼樣？

楊（面色深沉）沒甚麼，給他點威風瞧瞧！（朝屏風）喂，派人到陰家去啦？

漢子一（從屏風探出身子，點點頭，諦聽）像是來啦！（又縮到屏風後。）

馬（膽怯）我覺得我還是不見他的好——。（說着就向另一門溜出。）

楊（冷冷地）隨便你。

〔陰推門進。〕

陰（點點頭，淡淡地）楊先生好久不見。

楊（逆目而視）你認識我嗎？

陰（鄙夷地）當然認識。

楊（驕橫）好，我叫你認識認識！（一口吐沫啐在他臉上。）

陰（憤極，要還手）

〔屏風微動。〕

〔陰回頭。〕

〔兩個漢子從屏風後面昂然走出，側目視陰。〕

陰（抑壓下去，從容不迫地從口袋裏摸出手帕，擦着臉，笑着說）你預備的真週到。

楊 還有週到的呢。（向陰臉上狠狠地打了一下耳光。）

陰 （氣極）你！（要上前。）

〔兩個漢子一步逼上來拉着陰的兩臂。〕

楊 （切齒地）我看你陰魂散不散！（又是嘩啣兩個耳光打在陰臉上，對漢子）送他出門。

〔兩個漢子盯視陰。〕

〔陰壓下一腔憤怒走向門，兩個漢子跟在後面。〕

〔金家鐵門外，天色漸見昏暗，大鐵門嚴緊地關着，氣象森然。〕

〔董修焦慮不安地在門前徘徊。〕

〔傍晚的冷風一陣陣吹着，她把大衣裹緊，理着吹亂了的頭髮，站在門前向裏探望，她彷彿看見裏面

有人走出，定睛注視。

〔鐵門裏陰兆時沉着臉向門前走，身後隨着兩個漢子。走到門前，兩個漢子打開門，盯了陰一眼，陰走出，鐵門沉緩地拉嚴，重甸甸地關緊，拴上鐵拴。〕

〔董修變形於色，不寧地望着他。〕

〔陰面色鐵青，一聲不響立在門前。〕

董（朝鐵門望了望，回頭對陰疑慮地）叔叔！

陰（咬緊嘴唇，望着前面不答。）

董（焦灼）怎麼回事，叔叔？

陰（不語，轉身就走。）

董（跟上去追問）叔叔，他們怎麼樣？

陰（望他一眼，微微頓一下。）

董（感到嚴重）他們對您怎麼啦？

〔陰忽然又加緊脚步，埋頭向前疾走，董修也沉默地緊隨在他身後。〕

〔陰家門前小巷裏，陰和董修兩人依然同樣的步伐走到門前。〕

〔董修更不安地望着陰，輕輕推開大門。〕

董
（驚叫）啊！——

〔庭院裏許多雜物扔在地上，被褥枕頭沾了污泥，斷了腿的茶几，拆了扶手的轉椅，扯爛了的籐椅，摔碎了的熱水瓶，茶壺等散佈堦前。庭中間書籍紙張，報紙，紊亂不堪地攤着。風吹紙片四處移動飛舞，書頁也吹得亂翻。〕

〔陰太太坐在扣在地下的木盆上低泣。〕

〔陰和董修站在門裏呆望。〕

太
（回頭看見，立刻站起，走向他們）兆時，兆時！（又忍不住抽咽。）

董
（陰走近太太身邊，扶着她）嬸嬸，這是怎麼啦？

陰
（已明白了一半。）

太（對董修）你看這怎麼了！這怎麼了啊！——

董（望望陰）

陰（走到書籍前，憤懣地望望，抬頭對太太）是怎麼回事？

太（噎咽着）是是是叫人扼了。

〔陰和董修望着陰太太。〕

太 你們一走就來了人，說找陰律師。我說你不在家，他們把我一推，就一闕進來，見東西就扼。我嚷誰，誰不應，等我報了警察，他們已經走了。（望董修）你看，這怎麼辦。（對陰）這怎麼辦？

董（聽完，半晌，忽然）我去打聽去！（氣憤）看看這是誰！（返身）

陰（回頭）不用了。

太（疲憊地坐在一塊石頭上，又欷歔起來）你看，得罪人有什麼好處啊！（用袖子擦淚）有甚麼好處！

董（靠近陰太太身邊安慰）嬌嬌，嬌嬌，別——

陰（煩惱，忍不住大聲）不要哭了！——

太（吃一驚，停止抽咽，放下袖子楞住。）

陰（又望望地上的東西，拍拍陰太太肩默默進屋。）

〔暮色中陰太太坐着不動，董修站在她背後，兩人疑惑的目光望着陰進屋。〕

〔陰推開門進屋。屋中寂靜，薄暮昏暗中，一片零亂。一面回頭四顧，向裏走，他彎下腰，把擋在腳邊的鏡框拾起，放在飯桌上，又一舉步，碰着桌腿邊地上橫着的漁鼓，簡板壓在底下。他拾起漁鼓和簡板，用手拂拭一下，緩步走到書桌前。他漫不經心地坐到桌沿上，隨手打了兩下簡板，沉思着輕輕抱起漁鼓，忽然地他眼睛射出憤怒的光。〕

〔庭院中董修和陰太太兩人走近塔前。〕

太（憂慮）他是怎麼回事？

董（低聲）我不知道，問他他不說。

〔驟然從屋內傳出激昂的漁鼓聲，充滿了深沉的憤懣。〕

〔董修和陰太太二人驚愕地相望，走上台塔，悄悄推開門進去。〕

〔昏暗裏，陰兆時高踞在書桌上，急雨似地拍着漁鼓。〕

〔陰太太開了燈，屋中頓顯明亮。〕

〔陰緊閉着嘴，凜然望着前面。〕

〔兩個女人站在房中望着陰。〕

〔漁鼓越發急促高亢，聲震屋宇，塞滿了空間。〕

〔兩個女人遲疑着走近陰，屏息望着他，他倏地停住，把漁鼓和簡板順手放在桌上，低下頭，不自覺地

摸了摸感覺火辣辣的面頰。

〔陰太太望着他的臉注視，才看出他臉上的掌痕。〕

太（望着他）兆時！（痛惜）你挨了打了！

陰（依然望着前面不語。）

董啊！（上前近看也痛惜地）叔叔是誰？

太（情急）誰？

陰（不動聲色）他們。

太（料到）楊大（楞住——半晌。）

董（激動）這是什麼世界，好人還有活的路沒有！當好人有甚麼好處？我們一輩子當好人，管閒事，幫人忙，甚麼苦都吃過，可是今天，（語不成聲）……今天……（忽然憤慨）好人就是無能，懦弱，羞恥！羞恥！羞恥！（飲泣。）

〔陰端坐不動，聽着，慢慢立起，沉重地走到董修面前。〕

陰（也激動地）當好人不是羞恥，是好人受了壓迫才是羞恥！（走了兩步，又返身）嗯，好人受了壓迫也不是羞恥，是一次再次地受壓迫，自己還不感覺是受

了壓迫才是羞恥！（快步走開，更興奮，又停住）不對，不對，這都不算羞恥，是我們這羣好人一次再次地受了壓迫，（轉身對董修，目光如炬）還不起來爭個是非，跟這羣王八蛋爭個你死我活。（斷然加重語氣）才是羞恥！（他昂然望着她們。）

〔陰太太和董修想不到他這樣激奮起來，睜大了眼望着他。〕

陰（忽然露出笑容。）

董（也不覺染上笑意）您笑甚麼？

陰（微笑）我發現了一個真理。

董（眼中閃着淚光，仰望着陰，充滿了讚美和崇敬。）

陰（故意揶揄地拉長了腔調）太太，這個閒事咱們不管了吧？

太（出人意外地瞪着眼，握着胖拳頭，迸出）甚麼？這個仇我們非報不可！

〔有人敲門聲。〕

董（不覺緊張）叔叔！

太（擔心）別是他們又來了。

董（機警地）我從後門出去，報告警察。

陰（鎮靜地）用不着，（指指外面）開門。

董（疑問）開門？

太（望着陰）開？

陰（點點頭）

魏的聲音（在院子裏）在家嗎？

太（望望他們，低聲）誰呀！

〔魏卓平推門進來，手上提着一包生日禮物。〕

魏董修，你們大門沒栓上，我就一直進來了，（看見屋中景象，吃一驚，對陰太太）這是怎麼了？

陰 (走過來，親切地) 老魏。

魏 (望着陰有些慙怍。)

陰 (伸出手) 老魏。

魏 (走近他) 兆時 (握着陰的手，落下淚來) 居然我又見着你。

(董修感動地望着他們。)

太 (也有點悽然) 魏大哥。

魏 (放開手) 大嫂 (四顧訝異) 兆時，這是怎麼，出了甚麼事了？

董 是楊大。

太 他們把我們的家都砸了。

魏 (怒形於色，管不住地) 他們是漢奸！

太 (一驚) 甚麼？

董 (同時) 漢奸？

太
漢奸？

魏
（一鼓作氣地說下去）後面是金煥吾隱名埋姓做着囤貨的生意。我受夠了他們的欺侮。

陰
（容光煥發，抓住魏）漢奸？你說這後面就是金煥吾？敵偽時期那個金煥吾？

魏
（被陰的神情攝服住，迷惘地望着他）就，就是他。

陰
（狂喜，忘情地抱了太太）我的太太，好好好！

〔同時，在金煥吾的小客廳裏似乎正是陰兆時嚷「好好好」的回聲一般，我們跟着聽見〕

金
（對楊大咆哮）混蛋！混蛋！混蛋！我告訴過你，現在不是當初，不到不得已的時候，不能用這一手。

楊
（陰鷙的面色，強辯）我看他也不敢——

金
（怒極，順手抓起一把茶壺，用力朝楊摔去）

〔激緊有力的音樂隨着茶壺摔碎聲驟起。〕

〔樂聲倏然靜止。〕

〔陰家書房裏，深夜一時許。〕

〔房中靜悄悄的。陰兆時伏在桌上專心書寫，風從破了半塊的玻璃窗吹進來，他把手舉到嘴邊呵着

暖。

〔在他背後臥房門慢慢打開。太太雙手拿着一件舊皮大衣。董修一手拿着一個有蓋子的大洋磁碗，裝滿開水，一手拿着半盒糖食。二人悄悄走到他身後。

〔陰太太把大衣輕輕地蓋在他背上。董修將糖食盒放在桌上，一碗開水放在他手邊。

〔陰抬頭，和藹地看看董修，又望望陰太太。

〔她們對他微微一笑。〕

太
你真地要告金煥吾？

陰 嘿。

董 甚麼時候？

陰 狀子寫好了，明天。（又低下頭寫。）

〔他又低下頭寫。〕

〔董修和陰太太走出門。〕

〔陰停筆讀着，一面伸手拿起大洋磁碗，焐了焐手，掀開蓋子，一片熱騰騰地白氣冒上來，漫遮了他的

臉。

〔清晨六時許董修和陰太太二人合衣橫睡在床上，下半身蓋着一床被。她們是太疲乏了。〕

〔屋子裏還有些晦暗，晨光曦微，漸漸浸入窗櫺。〕

〔陰慢慢推開房門，手中拿着一束稿紙，看見他們睡了，躡足走到床前，拉過一床毯子給她們輕輕蓋上，仔細塞好被角，愛惜地看看她們，又悄悄走出。〕

〔他輕輕關好臥室的門，脚步輕快地走到書桌前面，翻看着他一夜的成績。一陣晨風由破窗吹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抬頭探望窗外。〕

〔枯樹梢浴在朝陽裏，一隻小雀吱吱地叫着在枯枝上跳躍。〕

〔他把稿子丟在桌上，滿懷喜悅，走過去打開走廊的玻璃門。一道和煦的陽光斜射在天花板上。他迎着晨光，站在門前，愉快地吸着清冽的氣息。〕



第八本

「我們勝訴了！」

靜。

〔十天以後。晚九時許，陰家大門前小巷裏。四週冷清清的。隱約傳來一陣嬰兒的啼哭聲。半晌。一片寂

〔在街燈暗影下悄悄露出胡駝子猙獰可怖的臉。他轉頭向陰家大門裏張望。

〔陰家院子裏黑漆漆的，樓上員外家的兩個窗口燈光通亮。下面陰家屋子的門窗上掩着簾帷，從簾縫裏露出一點燈光。

〔胡駝子回身揮揮手，從黑暗裏跟着走出兩個人影。他們覷步蕩過陰家大門。

〔陰家樓上員外家，此時房中電燈明光，牌桌已經擺好，姚三錯站在桌邊，手裏捧着牌盒子。

〔員外靠在沙發上，無可奈何地望着她。

錯
〔打開盒蓋，把牌到在桌上，側首向身後示意〕你還不去叫他？

員
〔綿羊似地望她一眼，順手把旁邊的小人書拿起翻着。〕

錯
〔空牌盒向桌上重重地一擱，回過頭，不耐煩地〕去呀你。

員 (埋頭看小人書) 我不想去。(一頁頁更翻的起勁)

錯 (到他面前, 一把搶過小人書) 你把我的小人書放下, 你去找陰魂不散去。

員 (莫奈她何) 奶奶! 人家前幾天家才叫人捱啦。

錯 (理直氣壯) 那牌不能不打呀。

員 (懶洋洋地) 平時三缺一, 今天是四缺一, 就是找上來也是白搭。

錯 (一扭身走開, 任性) 我不管, 反正你給我拉人來。

員 (哭喪着臉) 我的奶奶, 我不舒服!

錯 你不舒服?
(轉身) 我還不舒服呢。(逼到他面前) 員外, 我跟你說, 我真是嫁

員 (笑嘻嘻地) 嫁錯了人。

錯 (一賭氣, 跑到床上, 拉牀被, 蒙頭便睡)

員 (望望她, 束手無策) 好, 好, 好, 我去, 我去。(走出)

〔員外站在樓梯旁，扶着扶手，遲疑着不想下樓。半晌，他抬頭向房門望望，苦着臉，死陽活氣地，雙手插入袖筒裏，唏唏縮縮，一步一步向下走。〕

〔他走下最後一層樓梯，又躑躅了一下，悄悄走到陰家書房門前，輕輕扣一下門。裏面沒有應聲。他縹緲眉，才又舉起手，剛要再敲……〕

〔過道門開，周秉望推門匆匆走入，手上拿着一捲報紙。〕

〔員外向周秉望勉強一笑點點頭。周也隨意招呼一下，走向董修房，敲敲門。〕

董修的聲音 進來。

〔房中董修伏在桌上寫東西。〕

周 (推門入) 董修。

董 (回頭笑笑) 你怎麼這時候來了？

周 (走到桌邊) 你還在寫文章？

董 嗯。

周（把報紙遞給她）你看，今天晚報又登出詳細的消息。

董（一面接下報，抬頭望着他）怎麼樣？

周（點頭稱讚）好。

董（得意）我寫的。

周（喜愛地）是嗎？真好！（指指報，興趣盎然）你看還有一篇社評。

董（沒想到）哦？（站起）走，咱們給叔叔看去。

（房門有人輕輕扣了兩下。

董（望着門）誰呀？

（門慢慢的開了一小半，員外勾着腰探進頭。

員（眯着小眼睛，訥訥地）陰家大小姐，你打打牌不打？

董（望着他，有點啼笑皆非）我？

周（瞪他一眼，直腔直調）對不起。（大手放在他的禿頭上，毫不在意，機械地把

他塞出門外。）

〔員外就順勢乖乖地縮回。周打開門，讓出董修，自己隨後走出。〕

〔員外默磕磕地望着發楞。〕

〔臥室裏，陰兆時坐在椅子上洗脚。他臉上神氣很嚴肅戴着眼鏡在看報。陰太太提着水壺，向地下的

盆子裏加熱水。

陰
（看着報，兩脚提起）夠了，夠了。

〔陰太太笑笑走開。〕

〔董修同周秉望穿過書房走進臥室。〕

董
（欣然）叔叔您着。（把報紙遞給陰。）

陰
（向周點點頭，把手裏的報紙丟在地上，接過董修遞過的報紙看。）

太
（走過來，十分關心）甚麼呀，董修？

董（微微彎着腰，在報上指點）這兒，這兒。（回頭對陰太太）大報上都登出金

煥吾他們全體被捕的消息，並且有了社論提到這件事。（又彎腰看報）叔叔，叔叔，你看。（又回頭對陰太太）現在報上有了叔叔的名字了。

陰（不做聲，專心看報。）

太（伏在陰背後看報，高興地）這下好啦。

陰（看完報，放下，望望他們。）

周（熱誠）陰先生，這是您的大勝利。

陰（沉着地）你們慢點歡喜，路還長呢，楊大漏了網。

周（同時一驚）啊？

陰我剛從法院探聽了回來，楊大走了狗運，逮捕的時候，他不在。

董（失望）他跑啦？

（有人輕輕扣書房門。）

董 (回頭大聲) 誰呀?

[陰向門望。]

[員外推開臥室半掩的門又探進頭。]

員 (一眼瞥見陰，囁嚅着) 今天陰律師您，您打牌不打？我們樓上……

周 (走去) 對不起。(對着他的禿頭，又把大手伸出)

[員外頭一仰，小眼一翻，乖覺地自動縮回去。周把門關上。]

陰 明天法院第一次開庭。(穿好襪子套上鞋) 我出庭，你魏伯伯也要去做證人的。

[庭院裏魏卓平匆匆由院門入，快步走上台階，急促地敲門。]

魏 開門，開門。

太太的聲音 誰呀？

魏 我，此時在家嗎？

〔陰太太開門，魏走進，順手關上門。〕

太 （看他那慌張的神氣，驚異）魏大哥！他在家。

魏 （氣咻咻地，取下帽子，對陰太太）我有事跟他商量商量。

陰的聲音 哪一位？

太 （回頭）是魏大哥。

〔陰從臥室走出，後隨董修和周。〕

陰 （笑着迎上來）歡迎，歡迎，我正要跟你談談。

魏 （不安地）我，我有點事。

陰 （笑着爽快地）說吧。

魏 （啞啞）我想我們兩人談談。（取下帽子。）

陰 （望望他）好。（對董修他們）你們先進去。

〔三人也疑惑地望望魏，走進臥室。〕

魏（低聲）你已經告了他了？

陰（點點頭。）

魏（緊張）法院已經給了我傳票，你叫我做證人？

陰（點點頭，將他手中帽子取過來放在桌上。）

魏（急煎煎的）我對你說過。不要把這件事情聲張出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一幫人（不覺輕輕躁一下脚）不是好惹的。

陰（鎮定的）別急，別急，說清楚你是什麼意思。

魏（面有難色）我實在對不起我（躲閃）我，我實在不能當證人。

陰（望着他。）

魏（從身上掏出一把小手鎗和一封信）你看，我剛剛收到的。

陰（看信。）

魏（伺望陰）你看，他們預備跟你跟我大週旋一下。（抖抖擻擻地）你看這手鎗裏連子彈都有。（慌張地）我要走了，你要看見馬屁精，千萬別說我找過你。（神情懇切）兆時，我覺得你也最好不要出庭。（戴上帽子，匆匆地）我走啦。

陰
別走。

魏（懇求）你讓我走吧，我現在確實有點怕。（拔步就走。）

〔魏頭也不回，匆匆走出門去。〕

〔移時董修和周站在桌旁。董修拿着手鎗仔細看。周走過來董把手鎗遞給他，他也細看。〕

董（抑壓着氣憤，平淡地）來吧，我們看看這個世界還有是非沒有。

陰（低聲）這件事千萬別告訴你孀孀，省得她害怕。

董（點點頭）我知道。

周（感到情勢的緊張，義不容辭，沉肅地）今天我想不回去啦。

董（坦然）爲甚麼，何必呢？

〔魏又在走廊上急急敲書房門。〕

魏的聲音（急驟）開門，開門！

〔董修去開門，魏一步邁入。〕

魏（神色惶惶，一面向裏走，一面向外說）外面大門開着，你們還不關上！（看他們都不動，着急）關上，關上。

陰（看見魏驚慌的神氣只好對周）請你去關上。

〔周看了魏一眼，走出去。〕

董（拉開一把椅子）坐下，魏伯伯，（倒杯茶遞給他）喝點茶。

魏（不坐，緊張地）我，我剛一出門就看見有人。

董（看看陰，不十分相信）不會吧？

魏是有，他們跟着我，我就回來了。

董（轉身向外走）我去看看去。

魏（要攔他）不要看，不要看，小心。

〔董修已出去。〕

陰（安靜地）老大哥，坐下。

魏（憂容滿面）今天晚上我住你這兒。

陰好，正好。明天我們早上一塊到法庭。

魏（懇求）不，兆時，今天早上馬屁精對我說過，叫我不要去，去不得，我是去不得的。

陰（凝視他）你爲甚麼這麼怕他們？

〔董修緩步進屋。〕

董（沉着）叔叔，是有人。

魏你看，你看。

陰（依然正色盯着魏）你還沒答覆我的問題。

魏（心悸）甚麼？

陰 你爲甚麼這麼怕他們？

魏（忐忑）我，我……

〔重重的關大門聲。〕

魏（驚魂不定）啊！

〔半晌。〕

〔周推門走進，一臉愠怒。〕

陰（立起，嚴肅地）你坐下，我要問你。（正言厲色）你到底爲甚麼這麼怕他們？

你有甚麼短處在他們的手裏？你難道不知道我人挨了打，家叫人拖了，惹出這
麼多事情，爲的是什麼？爲的是你們孤兒院！爲的是那些無父無母的孩子們！爲
的也就是你。（憤切）你怕，你怕，你現在就知道怕！躲躲藏藏，不知你心裏打的
什麼主意。（爆發）今天我要跟（拍桌）你翻了臉，我要你說，你說，你說，我要

你說，你過去做了些什麼！

魏（窘迫慙愧）兆時，我，我，

陰（沉重）要不然就是你根本沒把我當做真朋友，（憤憤不能自持）你從頭到尾瞞着我，你跟他們串通在一起……

魏（情急）不，不，不，我，我說。

陰（厲聲）你說。

魏（痛苦地）我，我也是一個……

董（思過半，驚異地低聲）漢奸！

周（沒有料到，望魏。）

陰（注視。）

魏（苦笑）所謂的漢奸吧。他們拿住了我這個短，恐嚇我，要挾我。

陰（抑壓下驚異，沉隱地）卓平，你究竟是怎麼一個（略頓，不忍直說）漢奸？

魏（面有愧色，低頭）我在那時候，當過，當過保長！

陰（微笑）一個保長！

魏（懇切）天地良心，我確實是被逼才做的，我沒做過一件虧心的事。可是馬屁精他們就這樣的欺侮我！佔了我的房子，害了我的孤兒們，（落淚）累了我的朋友，弄得我現在像個孤鬼。兆時，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大哭。）

陰（惻然，正要安慰他。）

〔有人敲門聲。〕

馬的聲音 陰律師在家嗎？

魏（慌張立起）馬屁精他來了，兆時，把他支走吧。（急切）把他支走，千萬別叫他知道我在此地，我來找你。

馬的聲音（有點不耐）陰律師在家嗎？

陰（高聲）在家。（對董修）你去開門。

魏 (焦慮) 兆時!

[董修、周二人走出。]

陰 我正要見見他。

魏 (驚弓之鳥) 兆時，他是來找我的，一定又有甚麼事情啦。我現在看見他就怕。

我看我躲一躲，要不，想法把他支到別處去。兆時，你答應我。

陰 (沉着臉) 好。(向門走。)

魏 (拉着他) 你小心，別吃他的虧，他是個笑面虎。(管不住) 你挨打是他害的

你，他那天喝醉了，得起意來，跟我說的。

陰 (沉默地點點頭，走出。)

[過道裏，馬屁精衣著考究，不見往日的寒儉，眉宇間有點驕謔。]

馬 (笑着) 大小姐，好久沒見啦。(四處用眼一掃) 還是那個老樣兒，真是到老

朋友這兒就像到了家是的。(隨意地) | 魏伯伯在這兒嗎?

周 (瞪着他。)

董 (冷冷地) 不在。

馬 (還是隨意地) 咦! 他剛才跟我說他要到這兒來的嗎。(拔步就向書房門走。)

[董修剛要上前攔, 陰走出來。]

陰 (端立門前。)

馬 (親昵地) | 陰三爺!

[員外從樓上冬冬地跑下來。]

員 (興匆匆地) | 馬屁精, 我聽着就是你; 稀客, 稀客, 來得正好, 來得正好! 四缺一, 我們二奶奶正等着你們二位打牌呢。

馬 (望望陰的鬱暗的臉, 強笑着) 好, 好, 好, 怎麼樣, 陰大哥? (若無事然) 嘿! 嘿! 我是進門就打牌。

陰（盯着他。）

員 來吧，陰三爺。

陰（決定）好。

〔三人上樓。〕

〔書房裏董修在窗前窺望，魏站在她身後。〕

魏（憂容滿面，拿詢問的目光對着董修。）

董（看看魏，又向窗外望。）

〔大門前，二三人影拖長在地上，一個個緩緩踱過去。〕

〔胡駝子又從黑暗中返立路燈下，兇惡的目光閃閃對着陰家窗子。〕

董 (回過頭) 沒有走，像是又多了幾個人。

魏 (頹然坐下，忽又站起來，拿起帽子向廚房走。)

周 (從廚房走入) 您不用去啦，後面也有人。

[樓上員外家陰兆時，馬屁精，姚三錯，員外，四個人正圍桌打牌。]

[員外擁在一床花格毛毯裏，打着哆嗦。]

[三錯一臉懊惱，輸多了錢，正沒好氣。]

錯 (對員外) 抓牌呀你。

員 (哆哆嗦嗦摸了一張牌。)

錯 (望望馬，望望陰，又瞪了員外一眼，忽然感慨地) 沒法子，我呀一輩子就愛打

個牌，我們員外呀，就愛打個擺子。

馬 (正偷偷瞟着陰，聽見三錯的話，笑了一聲，一面帶笑咳嗽。)

陰（敲着牌，目不轉睛地望着馬，隨意打出一張牌。）

錯（望了陰一眼）陰魂不散，錢都叫你贏去啦，你怎麼還繃着臉像閻王爺似的。

陰（你沒看見我頭上有一股子冤氣？）

馬（諧笑）您還冤？我們三個人都是送款委員，今兒個小弟我專心給您陰大哥開心來的碰。

陰（瞪着他）你發了財了吧？

馬（莫知所以）沒有，沒有，我哪兒來的財氣呀。

陰（冷冷地望着他）看你這個臉可像。你看你這眉毛多清多淡，像把沒毛的刷子，送到當舖裏押，起碼是五根金條。再加上你這根鼻子，一共就是十根。（使勁打出一張牌。）

馬（赧然）您多誇獎，多誇獎。吃。

陰（抓一張牌）可你眼前就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災星。

馬 (變色) 啊。

陰 (盯着他不放鬆) 楊大的事犯了案啦。

馬 (開始驚慌失措，却故做鎮靜) 我知道，我知道。(摸牌。)

錯 這兒，這兒，你摸錯了牌啦。

陰 (對馬，一直是用平穩的聲調) 你最近沒看見他？

馬 (連忙) 沒有，沒有。(鄙夷地) 我怎麼跟他來往。

陰 我倒是跟他來往過。

員 (毛毯包得更緊，咬着牙，莫明其妙地呆望他們。)

錯 (大聲) 開扛!

陰 前兩天我去找他。

錯 (高興地拍掌) 又開扛!

陰 進門我就挨了兩個耳光。

〔三錯與員外也感到奇怪了，牌不打，員外益發抖得利害。〕

馬（躲避陰的眼光強笑）那怎麼會！

陰（彷彿很和藹地）你知道是誰打的我？

馬（畏怯，低聲）楊大？

陰（搖搖頭）不是，還有比楊大更可惡的東西！（拿起籌碼向馬臉上一扔，立起，

接着噼啪兩個耳光打在馬臉上。）

馬（猛地沒有提防，昏惑）陰大哥！

〔此時在陰家大門前小巷裏。老熊剛收車路過這兒，他閑閑搭搭地坐在腳踏車上懶洋洋地踏過來，忽然若有所見，下車站定注視。〕

〔昏暗的街燈下，胡駝子把臉縮在大衣領子裏，露出一對兇惡的眼睛，身後隱約伺立幾個漢子。〕

〔老熊倏地跳上車，折回來路，急踏而去。〕

〔馬昆精拖着圍巾和大衣從樓梯上一面回顧，一面向下跑。〕

〔三錯在樓梯上邊大聲勸着，員外也裹着毛毯驚慌地站在三錯身後，哆哆嗦嗦扶着她的肩膀。〕

〔同聲〕得啦！得啦！陰大爺算啦！算啦！

〔跟下，氣咻咻地〕我就打你，打你，打你這個王八蛋！

〔一言不發，打開門跑出。〕

〔陰太太，董修和周從書房匆匆走出，魏在裏面很快地把門關上，留了一個縫向外張望。〕

〔驚惶〕兆時，兆時，你又怎麼了，你發瘋啦！

〔微笑〕沒怎麼，我打一條狗。

〔董修和周二人得意地相望一眼。〕

〔走到門前，一手推開門，興奮地〕別再躲着啦，明天我們一同到法院。

魏 〔驚惑〕法院？

〔次日晨八時許，法院裏旁聽席上陸陸續續坐滿了人，辯護律師和記者們都已就席，法官們還未升庭。旁聽的人羣中大都在談着今天要審的案子。〕

〔同時，陰家庭院裏，陰兆時，董修，魏卓平三人步下走廊站在院中。〕

董 已經不早了，快走吧。（正欲開大門。）

陰 （忽然想起）哦，手槍沒帶。（要返身進屋。）

董 這兒呢。（從大衣袋內掏出手槍遞給陰）子彈也在裏頭。

魏 （愕然）這是幹甚麼？

陰 這是給法官看他們恐嚇你的證據。（向大門走，對魏）你看！

〔他們望出去。〕

〔一個八九歲的小學生，提着書包從門前經過，一邊高興地唱着「我是一個小歌手……」〕

陰（輕快）大太陽下面，這還有甚麼事情？別怕，走吧。

〔他們出了大門。〕

董（看看腕上的錶）又去了五分鐘，快走。

〔董修與魏走在前面，陰隨後。〕

〔胡駝子正在牆邊窺伺着，看見他們，就向另外兩個流氓招手跟上去。〕

董（感到後面有人，低聲）人來了。

〔魏胆怯回頭。〕

陰（對董修）慢點走。

〔魏意欲走開。〕

董（拉着他的衣袖，急促地）別再想回去了。

〔魏低頭急走，董修放慢脚步靠近陰。〕

〔此時法院正在開庭，五位法官入座。正中是審判長，衣藍邊黑袍，左右是兩位陪審推事，公案兩端是衣紫邊黑袍的首席檢察官，和衣黑邊黑袍的書記官。人聲頓時停止。法警嚷着「起立！」大家站起，坐下。全庭只聽見起，坐時發出的聲響，空氣肅靜莊嚴。〕

〔同時，小街上，陰、董修和魏，三人仍埋頭急走，胡駝子等尾隨在後。一條小石子路橫在前面，沿路一帶污水河溝。陰等走到小街盡頭牆角處正欲拐彎，河溝邊電線桿下站着幾個流氓迎上他們，阻住去路。他們返身走，胡駝子與流氓等會合緊緊跟上，走了不幾步。〕

胡 (上前尋覓地拉董修的圍巾。)

董 (猛地返身，厲聲) 幹甚麼？

〔陰搶上護住董修，被胡駝子一拳打倒。〕

董 (氣極，衝到胡面前) 你們講理不講理？

陰 (爬起來，拉過董修) 走，講理不在此地。

〔鏡頭閃入法庭，人們注視法官。〕

審判長 提被告金煥吾。

〔庭後角一小門打開，金煥吾低頭走出，大家回顧。〕

〔鏡頭閃入路上。我們只看見陰、董、修和魏三人急走的脚步。胡駝子與衆流氓的脚步跟隨着。〕

董的聲音 （小聲）不早了。

陰的聲音 （急促地）快，還趕的上。

〔三人脚步加快。〕

流氓甲的聲音 （脚步稍落後，低聲）駝子，該動手了吧？

胡的聲音 別急，到地方動手。

〔鏡頭閃入法庭。金煥吾垂着雙臂站在被告欄裏，滿臉陰霾。〕

〔鏡頭閃入路上，陰、董、和魏經過一條滿是破落門戶的小街，快到與大路銜接處。〕

陰（望望前面）到了大路了。

〔流氓等慢慢跟在後面，一個個窺視着他們。〕

胡（環視身邊流氓）是地方了，來吧。

流氓甲（一步竄上，在魏肩上重重一拍）喂，滾開。

魏（回頭，大吃一驚）兆時，兆時！

董（情急）叔叔，手槍。（手伸入袋內）

陰（厲聲）別動這個，動這個就不用到法院了。

〔他們趕忙走，但左右去路都被另一批流氓所阻擋。他們正要顧一切地衝過去。〕

胡（大嚷）動手吧。

〔忽然由馬路右方傳來一片喧嚷聲，大家不由都回頭望。〕

〔遠遠大批三輪車向他們急踏而來。〕

董 (看清楚，喜極大嚷) 是老熊！

胡 (聽見一楞)。

〔鏡頭閃入法庭。庭上有人不時回頭朝入口的門望。〕

審判長 請檢察官陳述起訴意旨。

檢察官 (立起) 被告金煥吾……

〔鏡頭閃入路上。我們看見大批三輪車的車輪飛快地滾過。〕

〔三輪車由遠而近。〕

熊 (越過其餘的車子大嚷) 胡駝子，我們找你來了。

胡 (驚慌中同顧衆流氓，示意向陰動手) 打，快打！

〔流氓等一擁而上，流氓甲乙將董修和魏推開，二人被推踉蹌跌入人行道上。〕

〔老熊跳下車衝進去解救陰。〕

〔流氓乙舉起一根木棍要向陰打，陰已跌倒地上。〕

董
〔驚叫〕叔叔！〔欲上前，魏拉住她。〕

〔三輪車夫們騎着車子衝上去。〕

熊
〔混亂中打倒胡駝子，一把拉起陰〕你們快走吧。

〔鏡頭閃入法庭。〕

審判長
〔高聲〕傳原告陰兆時，證人魏卓平。

〔原告欄與證人欄都空着。〕

〔鏡頭閃入路上。一邊是陰，董修和魏向前跑。魏漸落後，董修拉着他同跑。〕

〔一邊是衆流氓急奔，老熊等追趕。〕

〔鏡頭閃入法庭。原告欄，證人欄依然空着，人們焦灼地等待着。〕

〔鏡頭閃入路上。我們先只見陰，董修和魏三人的脚步跑着，鏡頭漸向上移看到全身。憤急交迫使得他們木然沒有一點表情。〕

〔另一邊，在十字路口上，衆流氓紛紛散去，只剩下胡駝子慌張而吃力地拐彎跑上人行道。三輪車夫們棄車徒步追，老熊衝上人行道，與胡駝子二人距離已近。〕

〔鏡頭閃入法庭。審判長見陰與魏久候不到，轉頭與推事商量，他們抬頭看鐘。〕

〔時鐘正指八點五十九分。〕

〔被告欄裏，金煥吾雙手扶在欄邊，望着原告人空欄，臉上閃過一絲微笑。〕

〔鏡頭閃入法庭門前路上，陰、魏和董修三人脚步漸漸慢下來。〕

陰（喘着）到了，怕已經晚了。

〔此時法庭裏，人們都顯出失望的神色。〕

審判長 本案告發人同證人沒有到，改期再訊。

陰的聲音（大聲）審判長！

〔人們回頭望，陰、董修和魏急急步入。〕

〔金煥吾看見他們，臉色一沉。〕

陰（在門前站定）審判長，陰兆時報到。

〔陰、魏二人分別走上原告欄與證人欄。〕

陰（喘息未定，向審判長鞠躬）審判長，（掏出手絹擦着滿臉的汗，轉身對金、正色地）金煥吾先生，法庭以外還有你許多狐羣狗黨，法庭之內就有你無數的

敵人。（向法官）審判長，我可以用多少事實來證明，過去現在這位金煥吾先生和他的徒子徒孫們所做的種種罪惡。我要控訴他們！不是我，是眼前在旁聽席上多少不會開口的被害者，大家要憑着法庭的公正和尊嚴控訴他們！

〔樂聲驟起，由低沉森嚴逐漸轉為淒厲洪亮。〕

〔緊隨着樂聲閃出以下的畫面：〕

〔畫面漸顯。我們看見一付粗巨的鐵鏈落在金煥吾面前蕩來蕩去。金愀然變容睜大了恐怖的眼望着，慢慢低下頭。〕

〔畫面疊化入。〕

鏈在擺動。金煥吾旁邊出現了場大猙獰惱怒的臉。

〔畫面漸隱。〕

〔樂聲嚴肅，沉重而急切。〕

〔畫面漸顯。〕

〔春雨綿綿，天色灰暗，陰兆時撐着一把油紙傘，提起褲腳，走過泥濘的石子路，站在人行道邊，向遠遠的三輪車招手，三輪車走近他。〕

陰（手一指，匆匆地）到法院。

〔樂聲不停。〕

〔畫面變化入。〕

〔酷夏，烈日蒸人，陰兆時揮着芭蕉扇，站在一個冷飲攤前喝酸梅湯。員外從後面走來，一手拍在他背上，陰回頭，員外似乎是問他到哪裏去。〕

陰
到法院！

〔樂聲不停。〕

〔畫面疊化入。〕

〔陰家庭院裏，一片黃葉寧靜地落在大門前地上。陰兆時穿着夾大衣，輕悄悄地打開門。陰太太趕出來似乎問他到哪裏去。〕

陰
（對太太）到法院。

〔樂聲不停。〕

〔畫面疊化入。〕

〔漫天風雪，陰兆時頂着風埋頭前進。路上只有一二行人，迎面走來一個女子，低着頭，從他身邊擦過。陰站住回頭，看出是董修，走過去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董修一驚抬頭。〕

陰（拉她一同走）到法院。

〔樂聲不停，漸趨森然。〕

〔畫面疊化入。〕

〔陰臥室裏黑黝黝的，床前一盞台燈用布遮上。陰忽然從濃睡中躍起，〕

陰（驚慌，低聲）到法院！

〔樂聲中忽然一片殺氣，混亂錯雜。〕

〔昏黑中從遠遠近近各個角落發出無數陰兆時的聲音，逐漸宏亮地嚷着：〕

『到法院，到法院，到法院，到法院！』

〔樂聲突然靜止，岑寂無聲。〕

〔畫面漸顯。〕

〔無天無地，冷落空洞，灰濛濛一片。〕

〔金煥吾，楊大遠遠出現，金在前面，楊在後緊跟着，兩人彷彿足未着地似地緩緩向前走進。〕

〔冷寂中，金、楊二個人慢慢低下頭來向前步行，漸走漸近，幾乎到了我們的眼前。〕

〔驀地他們臉前一扇粗重的鐵欄門碰哐一聲關上。〕

〔二人猛然抬頭，臉上露出恐怖與絕望。〕

〔樂聲輕快歡愉。〕

〔楊柳樹的嫩枝條抽出新芽，在和煦的春風裏擺動。〕

〔法院開庭，五位法官入坐。法警嚷「起立！」「坐下！」〕

〔在旁聽席的第一排坐着魏卓平，董修，陰太太，姚三錯和員外。〕

〔陰兆時站在原告欄。〕

〔金煥吾，楊大立於被告欄。〕

審判長（宣讀判決文）金煥吾等漢奸一案宣告判決。（立起）金煥吾，通謀敵國，反抗本國，處無期徒刑。

〔金煥吾愀然變容。〕

〔董修高興地拉着陰太太的手，魏和員外全神貫注地聽着，三錯拍了一下手，員外用手臂碰碰她，她立刻放下手，旁聽的人們高興但又抑壓着，寂靜無聲。〕

審判長 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必需費用外，均予沒收。楊大興通謀敵國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四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必需費用外均予沒收。

〔楊大怒目垂視。〕

〔退庭。〕

〔人們歡呼。〕

〔陰一面向外走一面向聽衆中的許多熟人點頭招呼。記者們跟着他。〕

〔董修等被擠得無法走近。〕

魏 (擠上前拉着陰的手) 兆時!

陰 (望着他) 民庭也宣了判，孤兒院發還。

魏 (喜極不知如何表示) 發還!

〔董修等走過來，他們剛要說話，記者們已將陰包圍起來。〕

記者 陰先生，對於這次的判決您有甚麼感想?

陰 (微笑) 我沒有甚麼感想，我就是快活，快活，快活!

第九本

「想，不遠了。」

〔當晚八時許，在一條小街和黑巷的轉角處，巷口電線桿子上街燈昏黃，魏坐在電桿旁一塊石頭上，氣呼呼的直喘。〕

〔董修和周二人漫步低語，走到小巷口。〕

魏（向他們叫）董修！

〔二人趕上去。〕

董（不見陰，關心地）叔叔呢？

魏（還喘呼呼地）我追不上，（指黑巷）他一個人直跑。

董（着急）他喝醉啦怎麼能一個人走啊！（望着黑巷）這麼黑！（向周）快點，（跑着）叔叔，叔叔！

周（跑過董修前）陰先生，陰先生！

〔小巷裏，黑漆漆地沒有一點光亮，只襯着夜晚的天空模糊地看得出一堵高牆的邊緣。〕

〔陰喝得醉醺醺地，沿着牆根下，一個人搖搖幌幌地向前邁着方步。忽然他撩開西裝衣襟，手一揚，做着揮馬鞭的姿勢，飄然疾走。〕

陰（放聲大唱）『一馬離了啊——』

〔高牆上，離他兩三步距離，露出一個人影，慢慢站起來，舉起一塊大石頭等待着。〕

陰（聲調悠揚）『西涼——』

〔牆上人用力將石頭狠狠向他身上一砸，即行隱去。〕

〔陰一聲未響，陪倒地下。〕

董（從後面追上來）叔叔，叔叔！（突然止步）

〔董修周二人跑近前，董修蹲下，周二也蹲下抱住他上半身。二人仔細一看，地上一小灘血和一塊石頭。〕

〔一小時後，臥室裏。陰兆時頭上繫着白紗布，閉着眼，彷彿有點昏沉沉的，靠在一疊被褥枕頭上。周鬱

着腰，站在床邊細心地摸他的脈膊。魏憂慮地坐在床邊上，望着陰太太一臉淚痕，立在床頭叮望着他。董

修在陰太太身後正把一碗水交替倒着弄涼了，遞給陰太太。陰太太彎腰把水輕輕送到他嘴邊。

陰（眼睛微微張開一下，搖搖頭低聲）不喝。

〔陰太太一陣心酸，走開坐到桌前椅子上，轉身流淚。〕

〔董修回頭同情地望望陰太太，又焦慮地看着周，等候他的診斷。〕

〔門把扭動，員外輕輕推開門，探望一下，墊着腳輕悄悄地走進。三錯躡手躡足跟在後面。〕

〔陰太太看見他們，默默地站起來。〕

〔員外憂形於色，走到床前，對陰望了半天，又回頭望望大家。三錯隨在他身後也是一臉憂愁。〕

員（對陰太太低聲）這會兒怎麼樣？

太（搖搖頭擦淚。）

〔周摸完脈，把陰的手小心地放進被裏，走到一旁。魏立刻站起跟過去。〕

董（望着周低聲）怎麼樣？（走近周）不危險了吧？

周（有點難色，低聲）現在還難說。

〔董修回頭望望陰，忍不住低泣。〕

太
〔陰太太又掉淚，三錯員外，望着陰太太，不知用甚麼話來安慰她，三錯扶着陰太太的手臂，也擦着淚。〕
（望着他們）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陰家大門前小巷口，一個傻傻的老人，駕着一輛殯儀館的屍車，高踞在車座上，口中銜着旱煙袋。一匹瘦弱的白馬拖着車拐進巷子，寂寞的巷內響着石子路上的馬蹄聲，車子緩緩朝陰家大門走去。〕

老人
（注意望望路旁的門牌，知道前面就是了，把烟袋從嘴上拔出，順手在座沿上敲敲。）

〔臥室內，員外和三錯站在陰太太面前，搖頭嘆氣。周沉思着，董修擦着淚走到陰太太身邊，〕
〔魏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落下淚來。〕

陰
（忽然伸出手）哼！

〔大家回頭，陰太太趕快過去。〕

陰（無力地）渴的很。

〔董修遞碗水給陰太太，陰太太拿給陰喝。〕

陰（喝了口水）剛才喝多啦。

〔董修上前扶着陰太太，二人臉上微露欣慰。〕

〔魏不動，擦着淚，眼睛盯着他。〕

員（走到床邊）陰先生！

陰（霎霎眼低弱地）又三缺一啦？

員（點頭安慰他）啊，就等您好了打牌啦。

錯（站在員外旁，溫和地）是啊，陰先生！

陰（微微一笑）哼，陰先生這次怕真要『陰魂不散』啦。（閉上眼。）

〔陰太太哭。〕

〔忽然有人亂敲大門高聲嚷：「陰太太在嗎？」〕

〔大家聽見一楞。〕

陰（睜開眼）有人找你？

〔陰太太慌張走出。〕

〔陰書房門外過道。〕

〔陰太太打開門，老者帶着兩三個人一湧而進。〕

〔董修走出書房門。〕

太 你們找誰的？

老者 我們是殯儀館抬屍首來的。

太 抬屍首？

董（驚叫）啊？

〔周，三錯，員外匆匆走出書房門。〕

老者（楞頭楞腦）嗯，抬屍首來了。

〔周順手關上房門。〕

〔臥室內。〕

陰（手臂撐着身子，半坐着諦聽，對魏）你聽！（指指自己）抬我來啦！（一躍而起。）

魏（着急攔他）幹甚麼，幹甚麼？（攔不住。）

陰（光着襪底，在屋中亂找。）

魏（急切跟着他）甚麼，甚麼呀，你要甚麼呀？（扶他。）

〔陰一把抓起櫥子上放的簡板。〕

陰（回頭）他們要我死啊，我偏不死！（甩開魏，憤怒地踱進書房，搖搖幌幌，一直

走向通過道的門。魏在後面追著喊：「老弟！老弟！」

〔過道上。〕

老者 你們有電話來。

〔過道門推開，又有四五個人擁進，提著許多紙錢，香燭，壽衣和孝衣。〕

送紙錢人 （冒冒失失）您這兒辦喪事？

老者 你看！

〔陰忽然推開書房門，邁入過道。魏跟在他身後。〕

太 兆時！

董 （想不到，同聲）叔叔！

周 陰先生！

陰 （目光向來人等一掃）屍首來了！（舉起簡板悶頭就打。）

董

叔叔！

（同時）

周

陰先生！

老者

（慌張失措，閃躲着）哎呀，弄錯了！

太

兆時！兆時！

魏

兆時！

（同時急叫）

陰

（不理他們，向來人等，擗拍亂打。）

錯

（一聲不響，順手抓起一根拖把，對準他們，沒頭沒腦地亂掃。）

衆人

（閃躲，亂嚷）哎，哎，別打人別打人！

（衆人擠着叫着向門外擁出。）

（臥室內。）

陰

（站在床前，興奮地）哼！我偏不死！我偏不死！（有些不支，陰太太和魏趕忙扶

住他。

〔臥室，翌晨八時。〕

〔窗子上洒滿了陽光，陰躺在床上寧靜地閉着眼。陰太太輕輕地替他加上一床毯子。〕

〔魏坐在桌前椅子上翻看一本中醫書。董修把窗子打開一點，放進新鮮空氣。三人臉上都有點睡眠不足疲憊的神氣。〕

〔窗外屋簷下一隻麻雀吱吱叫着，跳來跳去，又飛了。〕

〔周輕輕推開門，他們回頭，周趕快走到床前。〕

周
〔細心地摸脈，露出喜色，輕聲對他們〕奇怪，他真地好些了。

〔驚蟄過，春雷鳴，雨後田野裏一片清新，微風吹動碧油油的禾浪，池塘裏漲滿了水，一羣鴨子自在地悠游。樹枝上隔夜的雨水在溫暖的朝陽裏閃着光。〕

〔半個多月後清晨九時，書房內〕

〔陰兆時靠在沙發裏，腿上蓋着毯子，面容較前稍顯豐腴，頭上的傷處只貼着一小方白紗布，他露着恬愉的微笑，慢慢地拍着漁鼓。旁邊小矮桌上放着一碗熱騰騰的肉湯。〕

〔孤兒院的鐘聲又響了，他停止漁鼓諦聽着。〕

〔孩子們在唱歌，他抱着漁鼓站起來，光着襪底輕輕走到窗前瞭望。〕

〔廚房裏。〕

〔陰太太正在洗着菜。〕

太
〔愉快聲音〕兆時，兆時，你在幹甚麼呢？

〔書房內。〕

陰 我在躺着呢！（立刻又拍着漁鼓。）

太太的聲音 兆時。

〔陰又輕輕走向沙發。〕

〔陰太太端了一碗豆漿走進。〕

太 （溫和地）這才對了，一個人彈着唱着，傷就好了。

陰 （放下漁鼓）太太，我已經好了，你看。（他站起要走。）

太 （趕快放下豆漿，要扶他）別亂起來走路，你給我靠着，打你的漁鼓，唱你的道情，再養幾天。這回我再也不許你多管閒事了。

董的聲音 （在院子裏嚷）叔叔！

陰 （面露喜色抬頭朝外望。）

〔董修與魏卓平進來。〕

魏 （提着一包點心，走近陰，關心地望着他）兆時，今天怎麼樣？

陰 看嗎，（又站起來）完全好了。（挺起胸做出強壯的樣子。）

太 （又過去按他坐下，像對一個頑皮的孩子）坐下！（轉對魏）翹翹她們都好
吧。

魏 （高興地）都好都好，（把一張支票交給陰太太）這又是一筆捐款，報館替
你們收下的。

董 叔叔，你看多少讀者關心您，他們都希望您快好，好了以後您再繼續——

太 董修！你別又鼓動他啦！

魏 （笑嘻嘻地）不會，不會。

太 我該做飯去了。（對董修）別叫你叔叔亂動。（對魏）魏大哥今天在我們這

吃飯啊！

魏 好。

（陰太太走出。）

董 叔叔您真地完全好了嗎？（把桌子上豆漿遞給陰。）

陰 （喝兩口豆漿）我偷偷下地走了好幾天了。（喝完豆漿把碗交給董修。）

董 （接下碗盯着他）有精神嗎？

陰 （翻翻眼）我甚麼時候沒精神過？

董 （小聲）叔叔，我告訴您一件實在氣人的事。

魏 （笑責）你又來了。

陰 （非常感覺興趣的）你說。

〔廚房裏。〕

〔陰太太忙着做菜。〕

董 （蹲在陰腿邊，興奮地說着）您看這氣人不？

陰（諦聽着點點頭。）

魏 躺着吧！

陰（忽然把毯子掀開）走。

董（驚訝起立）走？遠得很哪！

陰（站起）咱們就走。

魏（上前要攔他）兆時你——

陰（把漁鼓向他手裏一塞）拍！（按他坐下。）

魏（不由他不接。）

陰（從地下一堆書裏翻出鞋，提在手裏）走！

魏（看着他也忍不住要笑。）

董（也笑着又有點舐心）好嗎？

陰（腿一揚，精神抖擻，對魏）怎麼樣？還年青吧？（對董修）咱們輕輕的（指着

通過道門）從這邊。

〔陰和董修二人向門走。〕

魏 （站起）兆——

太太聲音 兆時你在幹甚麼呢？豆漿喝了吧？

陰 （高聲）喝了，我在打漁鼓呢！（對魏做拍漁鼓勢。）

魏 （不覺地又坐下望着他們，老老實實拍起漁鼓。）

〔董修和陰二人走出門。〕

〔董修和陰二人在大門前。〕

董 （伸手一讓）叔叔請！

陰 小姐請！

〔二人同時走出大門。〕

〔周走過陰家大門。〕

陰 (好心情地) 咦, 周先生。

周 (驚訝高興地) 陰先生, 您怎麼都出來啦?

陰 (一本正經地) 我有事。

董 (對周眨眨眼) 你不跟我們一塊去嗎?

周 (舉起醫藥皮包) 我要到孤兒院給孩子們檢查身體。

陰 也好, 等着, 等我的頭再打破了好找你。

周 (恍然, 笑笑, 向他們揮揮手) 再見!

陰 再見! (揮着手走)

〔廚房裏。〕

〔候太太在淘米。〕

〔漁鼓聲從書房中傳出來。〕

〔陰太太帶着很愉快的樣子。〕

〔書房裏。〕

〔陽光從玻璃窗射進來，照着魏。他端坐在沙發上，索性痛痛快快，起勁打着漁鼓。〕

〔陰和董修二人在曠野大路上向前走，董修脚步逐漸慢下來。〕

陰
〔望望她〕累了嗎？

董
〔又提起精神爽快地〕不累，您呢？

陰
我走！

〔二人向前走。〕

〔陰和董修二人又走了一程，董修停住。〕

董 (望陰) 快到了吧?

陰 (舉手遮住日光，向前眺望。)

〔碧藍的天空，無垠的曠野，寬暢的黃土路上高高低低起伏着一些小土崗。天邊上飄着白雲，遠遠地平線上隱約望得見一點樹影。大地晒滿了陽光。〕

陰 (其實什麼也沒看見，却點頭笑嘻嘻地) 噫，不遠了。

〔二人併肩舉步。〕

〔隱約的樂聲逐漸宏亮，亢奮快樂，漸漸充塞了整個的空間。〕

〔董修愉快地隨着樂聲哼唱，眉眼間洋溢着朝氣，陰兆時昂着頭滿臉興奮和嚴肅，二人大步向前邁進。〕

有版權

定價七元五角

天陽豔

曹禺作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王西彥	長篇	星雨集	陳敬容	散文
伍子胥	馮至	中篇	切夢刀	李健吾	散文
清明時節	張天翼	中篇	落帆集	唐弢	散文
春草	靳以	中篇	心字	盧劍波	散文
嬰	梅林	短篇	南德的暮秋	蕭乾	報告
山谷	劉北汜	短篇	大馬戲團	師陀	戲劇
小人小事	巴金	短篇	豔陽天	曹禺	戲劇
金蠶子	李廣田	短篇	詩四十首	杜運燮	詩歌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國家圖書館



002855293



11

籍